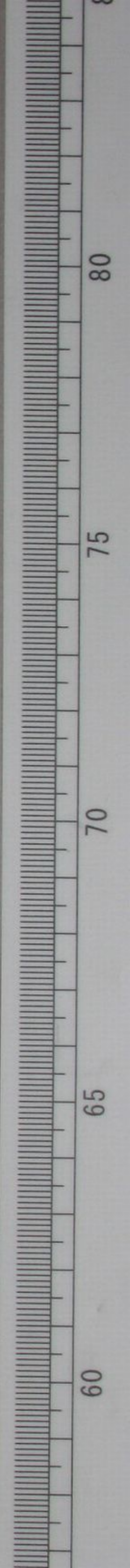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144
3 3



宣講集要卷二

目錄 孝集下

敦孝弟以重人倫

旁引孝案十六條

孝子挽母

嫁妻養母

堂上活佛

送米化親

朱衣救火

痛父尋尸

孝避火災

苦子行孝

子誠尋父

壽昌尋母

孝虎祠

勸孝戒淫

和丸報母

孝逆現

片念格天

孝義善報

孝子挽母

昔年定州河東上村一人姓魏娶妻李氏生一子甫八歲魏某遂死家甚貧李氏借子居娘家魏童子年幼能孝十二歲傭工於邑中每年得工錢八百文悉以奉母李氏之母恐女貧不能守迫使嫁李氏極孝勉從之堂弟爲媒嫁王某取財禮錢二千布一對童子聞之急忙回家泣勸其母宣走上前見母親雙膝跪稟白免呀你走累倒了快快起來宣請問娘這一向安不安甯見在外去幫人未把孝盡家屋貧寒也是說不來了望母親耐煩些切莫記恨兒昨夜聞人言睡不安枕一晚閒到天亮那閉眼睛兒呀聽得甚麼話就睡都睡不得呢他說道兒的媽要嫁王姓但不知這句話真也不真這是爲娘左思右想不過與兒騰寬一步你也不要著急娘親呀聽娘言兒這陣珠淚滾滾有幾句苦情話對娘訴明不幸得我爹爹早已喪命拋別了兒的娘獨守孤燈又無穿又無喫貧寒得很母子

們在外婆家中安身受千辛並萬苦母不怨恨纔將兒盤養到十歲有零
強勉的幫得人把錢來掙只說是慢慢的家業可興母忽然要下堂嫁與
別姓母親呀兒難知這椿事爲著何情莫不是早晚間無人定省從今後
兒每夜轉回家庭兒呀不是這樣你幫倒人家也不望你夜夜回來嗎
莫不是兒幫人未曾發憤母聽得說閒話憂氣傷心也不是莫不是工錢
少娘常憂悶長大了自必然多賺錢文都不是的莫不是兒愚蠢未把事
醒後謹遵母教訓任其責懲兒呀你不要猜疑爲娘沒有爲甚麼事這
一切都不是兒難猜忖實莫解我母親其中隱情想爹爹臨終時傷心得
很扯著母吩咐話珠淚淋淋教母親苦守節志向立定兒年幼還須要好
好看承答應了這句話眼方閉緊母親呀細想爺那情景心疼不疼常言
道守節人神鬼欽敬娘雖然受些苦萬古標名父親死母親在是兒之幸
又無爺又無娘靠著何人娘呀縱不看兒子面看父情分爺在那陰靈中
必然歡欣倘若娘今日定要出門兒的父在陰靈怒氣生嗔又况是嫁
二夫違了古訓娘死後有何面去見父親總祈母務把這節操守定兒纔
好報我母養育大恩母云聽兒言忍不住珠淚滾滾這一陣爲娘的心腹
俱疼你父死我志向早已立定守節操撫孤兒方纔算人今日裏爲娘的
一言難盡如啞子喫黃連自苦在心這樣說來莫非有人逼嫁母親與
兒說明兒定不依他的兒呀娘不過言其極苦的話何必亂疑哩娘在家
要穿吃錢難積掙到不如解了嫁兒好積銀母親呀天地間有兒子賣身
供養父母那有母與兒騰寬的道理如此說來罪該萬死了兒不必阻
娘言側耳靜聽有幾句切實話緊記在心母親請講兒幫人做活路總要
發憤那主東自必然把你着承切莫要將銀錢視若土糞或好穿或好吃
用盡不存凡待人須謙恭休使拗性自古道能和氣可值千金更不可去
嫖賭自害身命見婦女當存着姊妹之心積有錢娶妻室是兒正分繼續

我魏門中香烟後根存好心行好事持身謹慎天必然佑後世富貴昌榮
再教兒兩件事最是要緊父雖死你孝心亦當常存或陰壽與忌辰須存
孝敬設祭化紙錢至敬至誠兒呀娘雖嫁你還要常來看問切莫要挾
私見不上我門當念娘懷抱你劬勞受盡當念娘撫養你萬苦千辛滿腹
中苦情話難以說盡總望你一一的謹記在心魏童子正在苦勸母親
王姓打轎子來接李氏髮夫坟卽在宅近李氏遂往丈夫坟前拜別魏童
子隨着他母到父坟前又哭一番宣哭一聲兒的娘爲甚麼去心已定必
要下堂拋別你的兒郎大不大不小真真淒楚實實慘傷只說父死兒
無依兒身可靠著娘娘呀誰知你忽要再嫁不顧兒郎想先年貧苦無常
娘呀苦苦把兒養也曾寂寂守空房到於是誰無良掙奪我母的志向
勸變我母的心腸爹爹呀你睡在墳堂也還知不知道也還悲不悲傷惟
願靈魂不昧大顯神光前來開道兒的娘前來阻住兒的娘母親娘呀丟
兒年紀輕就各奔他鄉衣破誰跟兒補綴裳垢誰跟兒洗漿况且爹和媽
夫妻情長陰陽雖相隔恩愛豈可忘母親娘呀兒這裡哭斷肝腸你怎麼
還要往前行哎喲我哭不轉的娘好忍心的娘你今嫁了叫兒怎樣下場
白魏童子正在他父墳前扯住母親傷心痛哭那媒人將童子拉住催李
氏去河边上轎童子不顧性命奔脫趕至河边手牽母衣更加號泣宣這
一陣不由我忙忙迫迫悲悲哀哀留不住兒的娘好不傷哉皆由於兒痴
呆不能安母心不能遂母懷我的娘要出嫁不能把兒撫成材哎喲老天
爺爲甚生我這樣命薄使我這樣時乖無爺無娘不得下台母親呀全不
憐兒悲哀淒淒切切苦留都不轉來兒實莫奈何做个不孝孩挽母跳入
江心同赴黃沙與母同埋方遂兒的心懷爹爹呀快來接我母子同到幽
真界同上望鄉台最可惡那奸人把我拉開不能挽母跳下江心涯母親
娘呀兒被人阻擋不得近前來請媽少站一刻看見死在塵埃也免得見

宣
時刻欠著娘娘常挂著兒孩呢呀無常鬼快將我命追要去陰司把父會
見了閻君哭訴金塔你勸嫁我母的奸媒一旦施下報應要你運蹇時衰
災害并至耗錢財母親娘呀你竟自上轎去了連頭都不掉你竟自上轎
去了連頭都不抬講魏童子被人拉住不能動作見母上轎去了只哭得
聲啞氣絕眼淚血流氣死在地觀者無不傷心時有李先生含章見而心
惻速辦姜湯灌醒與童子說我與汝錢二千布一對急忙趕去將你母贖
轉童子匍匐前去還慮追之不及忽狂風大起行者不能舉步惟魏子如
常李氏轎子爲風所阻童子趕至謂王某曰轎內我母我還你布與錢李
氏因爲母所逼終戀子亦要歸王某見風奇異想是魏童子孝心格天若
強行此事定有大禍乃退李氏將錢布領回魏童子自是孝心純篤後成
巨富子孫繁衍李先生之後科第不絕爲媒者落魄終身善惡之報昭然
不爽

嫁妻養母

宣
清光年川東重慶府合州萬善場一士人名楊國正父親早喪母胡氏二
十六歲居孀家屋貧寒撫養國正歷盡辛苦娘家發財常去借貸舅爺多
不應允意欲望他改嫁以圖終身胡氏矢心無二及國正十餘歲胡氏盤
飧甚難是年臘月將近過年無錢買米只得又到娘家去借誰知鄰中無
人救窮極又添愁舅爺見了言道勸你改嫁全然不信外甥又小家屋又
窮還守得出甚麼味來只圖回回來要那有許多各自回去與你看個人
戶胡氏一路哭回家中想道我二十六歲守到於今還去改姓從前苦志
豈不盡喪若不出姓舅爺時常苦勸全不提攜母子如何下台事有兩難
連日臥床不起國正見母親如此必有緣故因問道母親連日不起所爲
何事胡氏說無有甚事國正見母不言再三請問胡氏只得嘆口氣叫道
兒呀只想母子終身不離誰知今後相見之日短離別之期長了宣未曾

開言淚先下我兒一旁听根芽非是爲娘不言話滿腹心事乱如麻如今
對你說了罷該是見的命有差自到楊家憂心大年輕你父喪黃沙二十
六歲娘守寡撫養我兒受波雜家業貧窮賤拖下無有田土與坐榻自盤
穿吃無稍暇日夜織布紡棉花有錢買米把鍋下無錢餓得眼睛花爲娘
養你操心大無人提攜望娘家誰知舅爺家屋大有錢不借怎奈他總要
爲娘去改嫁故使奔盆把我押昨日借錢到家下說的話兒大有差許我
後來要告化逼娘出姓訪人家今被舅爺把娘罵不得已順從他兒呀
倘若爲娘出了嫁你要立志來興家早晚切莫把娘望銀錢要緊莫乱花
你的親事幼年定年方二十接了他早生貴子成名罷願你夫婦同白髮
講國正所說出姓哭啼言道兒受母親莫大恩德就是奉養終身都難報
答何況兒未成人一旦母子分離不孝之名如何得了望母親憐惜胡氏
道如今日食難度舅爺又不顧愛如何是好國正道見願幫人供養正說
之聞舅爺送些米與酒菜又來勸妹出姓國正那裡肯允舅爺見國正不
允因說道既畱你母不要在我家來借說罷忿恨而去及二年國正幫鄰
文正先生書房當火手先生見其聰敏勤於教訓數年文思大進時國正
自幼定昏金氏眾窗友出錢代爲完配不料接親後家增一口又多一口
之糧兼之水旱連年米價又貴難以敷吃只得往舅爺家求個周濟舅爺
一見想必是來借吃待我來激他幾句因問道你來則甚來與旧介借点
吃費從前勸你母親改嫁無非憐惜你母子後來不能下台你偏要留住
我怕你拚了幾千幾萬誰知還要來借你就幫長年也可養家要去讀過
甚麼書真真窮不醒讀書無非望成名後來教書也可興家你都想入學
怕沒得許多頂子入學也不作難你入了學我三個旧爺一个賀你五十
兩銀子各自回去沒得借的國正只得出門想起情節不覺淚下宜行之
在路途中自嗟自嘆看起來人在世好不作難富與貴貧與賤不可計筭

宣讀 卷二
未像我楊國正這樣顛連莫不是我今生福薄命淺莫不是我前世未結善緣爲甚麼不順意多受磨難到此時還遭窮困苦不堪好親戚不提攜反來作賤可憐我一家人衣食不全這都是命生成又把誰怨心內裡想起了古聖先賢姜子牙釣渭水時運未轉到後來夢飛熊文王訪賢百里奚爲滕臣去國遭難到後來遇穆公名震中原蘇季子不得時父母把怨苦讀書爲丞相六國均安漢班超不遇主小人作賤投了筆曾封侯至今流傳這古人他也曾受過磨難未必我楊國正苦不能甜罷罷我這裡各自打算想一个好主意事奉高年講國正嗟嘆一番想到人生在世父母不能保全何足爲人我想當日趙五娘事奉婆婆尙且賣髮養親我男兒漢大丈夫就不如那婦人了又想安安看母十歲尙知送米我堂堂書生又在成人之班就不如那孺子樣也要立過志四纔是於今做個甚麼生理未必去做生意想於今生意偷薄非壞良心心不得賺錢不義之財拏

來養母還是不孝未必去幫長年想於今現在讀書十指未能沾泥怎麼受得那些苦况幫人掙錢不多拏來養母還是不足這又如何是好呵有了想我金氏妻尙在年輕將他嫁幾串錢一則母親有吃二則我還可以讀書豈不兩得其便呢呀使不得想我妻子母親自幼聘定原爲承宗接嗣一旦出嫁豈不斷了後代這就難了也罷想當日曹安殺子養親他連兒都捨得未必我一妻子不能捨主意已定暗請人作合時有人出錢二十串約定日期接人又恐母親阻住送至朋友家站札幾日看看日期將至國正不便與妻言明日夜吊淚金氏問道夫君爲何吊淚國正說我有句話不便出口金氏道我合你夫妻但說無妨國正乘他動問只得言道賢妻坐下听我道來宣賢妻寬懷且坐住爲夫言語聽心腹事到於今難相顧不得已來說出自幼家貧無田土一生衣食常不足母親受盡于般苦每每餓得眼睛綠爲夫幫人去養母近年飢饉不能足昨向舅爺借

錢數望他是我救命佛誰知不肯猶可恕反將賤言來表暴諒我無有下
台路讀書不能把學入左思右想無其路主意要在妻身出望你改嫁養
老母非是爲夫心太毒賢妻要依這條路不然萬難報鞠育講金氏乃是
賢德之婦听此言好是箭穿心中當時回言答道夫君說在那裡去了宣
听此言來淚不住夫君說話太糊塗夫妻本是前生註同偕到老理不殊
三從四德妻知故也曾看過烈女書縱然討口都一路那有失身嫁二夫
自到你家甘勤苦從未嫌貧愛富足日夜績紡持家務恭敬婆婆與丈夫
夫君盡孝有好處那有妻子來嫁出無後爲大不孝註難道夫君不知乎
買臣讀書受困苦他妻嫌貧把姓出後來得了高官做馬前難把覆水復
要我改嫁出門戶縱死黃泉不依服講金氏這番言語說得丈夫双眼流
淚國正事出兩難只得回言答道宣這番言語真傷楚句句說來道理敷
怎奈我在緊逼處餓死老母天誅戮口讀聖賢爲何故忍將孝心赴江湖

不如我把親恩數誰人不受娘養育叫聲賢妻淚收住听夫一一表當初
爲夫身纔一尺五父親凶故受孤獨丟下母親把我撫受盡磋磨難表出
因此舅舅憐憫苦要母出嫁方安服是我苦苦來留住纔幫學堂把書讀
工錢不用拏養母母子漸漸把日敷後接你來用不足水旱連年受逼屈
你今不嫁把節願養育恩德難報復慈烏尚能知反哺羔羊吃乳猶跪足
父母養兒更見苦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講國正此番言語說得妻子無言
可答但見金氏背地哭泣言道宣夫君哭得淚如雨口問心來自躊躇倘
若不依這條路夫君孝心一旦無人養兒無別故好似防飢來積穀古
人賣身曾救母难道我今全不如縱然改嫁原有故爲的婆婆供養無轉
面我把話來訴夫君不必氣長呼妻今順從把親願甘願出姓順丈夫該
是夫妻少修路年輕分離痛心腹事奉母親要勤苦早晚切莫望欠奴學
下攻書莫荒蕪日夜辛勤做工夫自古皇天不昧苦一舉成名天下呼那

時婆婆有靠處，一生安樂享萬福，不枉改嫁來養母，死在九泉心也服。國正見金氏依允，心方放下。至期，夫妻分別之情，自不必言。且說金氏想道：好女不嫁二夫，不免假得一病也。免交拜，至家見新人帶病，就未交拜。是夜將改嫁之故，對討親之父母言明。母見不忍，收爲義女。又說國正隔了幾日，仍到書房攻書。及二十二年六月內，學院考重慶上府，應試號發一名。院費一文，俱無。學院叫去問其來歷。國正將嫁妻養母細說一遍。學院嘉其孝，賞銀二十兩。又諭先生老師莫要謝敬，學老師亦賞銀五兩。回家辦酒，時萬善場各會館多出銀錢相賀。親朋隣近與夫不相知的，都送厚禮。又說前日討親之人見國正身榮，欲送金氏回家。不料金氏前三日夜夢神靈言道：爾孝思感動上帝，異日仙緣有分，不可再思。紅塵因不敢強爲復作合。陳氏女爲國正妻，又具錢二十串來賀。三个舅爺從前諒國正難以上進，至今各送錢五十串。同正因此名利兩全，嗟呼：婦妻養母，千古罕有神聖佑以成名，親友賀厚禮而成富。天之報孝何其速而大哉。

堂上活佛

山西太原府一人名楊黼，父早喪，母親胡氏在堂，有田五十餘畝。楊黼在家耕種，怎奈事奉母親，少有恭敬，衣食二字雖然未缺，究竟無有順從。胡氏只得忍耐過日，因此孝道有虧，種田多不遂意。每年間別人田有水，他的就乾了；別人秧苗好，他的多不長；別人谷子好，他的不是蟲食，就是抽白。所以每年庄稼僅可餬口。楊黼不思己過，反怨命不如人，因此欲學長生，奈無有法門。一日聞四川無際大士就要別家相從，歸告於母胡氏言：道兒此言差矣。曾不聞聖人云：父母在不遠遊，你父早喪，爲娘生你一人，並無三兄四弟，若是身往他方，丟下爲娘在家，誰來事奉？况你此去無非求個長生，不思自古仙佛皆由孝子而成。當日釋迦佛割股養親，受盡十

難纔成一個佛祖、觀音大士、舍手眼以盡孝、又兼火焚、斬絞、歷盡辛苦、方成一尊菩薩、目連和尚、十八層地獄尋母、始成一個地藏王、今我兒別母而學長生、孝心何在、雖說一番、楊黼那裡肯信、遂辭母而行、行至中途、見一道長、手執拂塵、端坐路旁、開口唱道、宣舉目覩大千界、福禍禍福大半由世上人、善善惡惡、男子漢不勤儉、懶惰惰、有口角、反要說強強弱弱、親手足、分甚麼你你我我、二雙親無人採、寂寂寞寞、女子家愛打扮、花花朵朵、何曾見孝了他公公婆婆些小事、甜亂打家家伙、全不分妯娌門弟、弟弟哥哥、害人的三五個、打打夥夥、吃人的酒與肉、笑笑呵呵、狼心人外、假裝矮矮跛跛、富貴家積銀錢、刻刻薄薄、到如今你倒好、懦懦破破、老來時定要受、奔奔波波、縱然你衣食足、炮炮火火、子而孫必拆、到落落陷陷、還不如守本分、穩穩妥妥、不管閒不惹非、快快活活、閒無事、講善言、談談坐坐、耕是耕、讀是讀、安安樂樂、白楊黼听了一陣、想來道人的話、甚是稀奇、因上前問道、老禪師、那裡而來、道曰、來時原有意、又問、那裡而去、道曰、去後本無心、又問、多大年紀、道曰、學就長生法、又問、等候誰人、道曰、專等迷路人、楊黼見他對答甚奇、又問道、禪師、修煉多年、可知蜀川無際大士、否、道長說、問他則甚、楊黼道、特去學長生不老、道長說、長生自有長生法、不老自有不老丹、此事須當求佛祖、何待辛苦往蜀川、楊黼說、佛在西天、如何得見、道長說、不難、回家見反披衣、倒穿鞋、卽是佛、切勿當面錯過、楊黼想道、這道人像有些神通、待我放下包袱、問過明白、不料包袱放下、那道長忽然不見、楊黼知是神靈指點、遂轉身回鄉、路途之中、边走边想、反披衣、倒穿鞋、是佛、又說回家得見、不知何故、至家時、已過半夜、母親胡氏正在床上、思念楊黼、忽听叫門、心不勝喜、遂反披衣、倒穿鞋、而出、楊黼一見、方悟佛祖就是母親、遂放聲大哭、母問其故、楊黼將路遇道長、細說一遍、至此以後、朝夕奉母、實在盡心竭力、耕田甚是發憤、怎奈失足已久、悔

心太遲，不上一二年，母親亡故，正是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每日傷痛之情，哭泣之哀，不可勝記。三年內未嘗食葷，一日宅近演戲，唱的丁蘭刻木，楊甫一見，觸動心意，想道：古人尚且刻木供養，我於今不該出外私訪，若有像我母親的，出錢買回一則，母雖死而猶生，二則可以展我孝心。於是將田佃了出外一年，遊徧四方，無有像母的，走得人困錢空，不得下台，只得告化回家。楊黼身雖回家，到底心願未了，日夜啼哭，不覺形容枯槁，命在旦夕。正在人有誠心，神有感應，一日坐在門前，忽然有個告化婆，楊黼奉目一看，就如母親一般，正中心意。忽然病體已好，大半忙上前，叫道：母親，兒訪了一年，如今方得相會。告化婆道：我非你母，何得無禮？楊黼將買母供養事說了一番。告化婆道：這事我不應允，我討口窮慣了，的兼之性情不好。楊黼再三哀求，告化婆無奈，也就應允，說道：好道好，接我到家，如何事奉？楊黼說要問兒的事奉，母親听道：宜母應允見這禮書之，不了把事奉對母親細說。根苗兒迎母到家，下時刻盡道，把母親當親生一樣服勞，坐倒吃，坐倒穿，隨母所要有事務，兒料理，莫把心操，有那些不遂意，望母指教，或是打或是罵，不敢心焦。講這些到不講，我且問你大凡年老人，冬來最是怕冷，你到冬天如何事奉我呢？宜到冬來，母怕冷，見燒火烤，再不然買一件羔兒皮袍，縫一頂布風帽，把臉遮倒，做一双毡底鞋，內放狗毛，綿夾褲，箱子內還有一套小滾身，不要大恰，把身包，床鋪冷兒睡熱，母纔睡好，若不然銅火籠先烘被，條母睡後，兒又把四角紮倒，若夜起製竹筒，便於代勞，窗子眼用皮紙一齊糊了，床上草軟軟填，以厚爲高。宜講冬天到是這樣，我想年老人到後來又怕熱，你到夏天如何事奉我呢？宜到夏來，受暑熱，涼快天少，兒在家早晚間來把扇搖，麻布衫與小衣縫上兩套，隔兩日又換洗，都不憚勞。天未黑，兒與母燒水洗澡，在月下，去乘涼，閑坐一遭，兒進房把蚊蟲預先打了，用溼帕抹蓆子，熱氣頓消，擊一

把草蒲扇、床邊放倒、母去睡得安然、不受煎熬、自夏天到是這樣、我又問你古人事、親昏定晨省、你到夜晚、如何事奉我呢、宜到夜晚、老年人瞌睡必少、辨酒茶、陪伴母、常把夜消、母要睡、兒進房、先把燈照、檢開、免怕母親踢著心跳、便桶內若滿了、忙拏去倒、安板凳要穩當、怕把腳敲、床鋪上整頓過、又把地掃收拾得、停停妥、不敢潦草、請母親進房來、把衣服脫了、娘上床、兒親手來蓋被條、白夜晚如此、不知清早又何如、宜清晨時、早起來、把門開了、急忙向床前來、親近年高、問一二、兒的母、昨夜可好、有瞌睡、無瞌睡、怎過通宵、或虱子或臭虫咬、也不咬、母身上有皮風、魚也不魚、這時候、天方亮起來、尚早、待等兒下廚房、去把茶燒、白早晨、夜晚都好、但不知事奉的飲食何如、宜論飲食、兒這裡也曾知道、總要問母所喜、亦不辭勞、年老人吃飲食、不在多少、鹹與淡、要均勻、口味宜調、白米飯、軟軟、蒸莫太硬、了新鮮茶、頓頓要火中常熬、人到了七十歲、非肉不飽、兒早晚把葷菜、常將湯熬清、早晨打雞蛋、開水過早、閒無事、推豆腐、多辦海椒、白吃的飲食、到好、但不知我若有病、你怎樣事奉、宜母有病、兒那時、憂心、不了、急忙去請醫生來、把病療、不敢說、年老人、不閑緊、要親自去、檢藥回、漫漫煎熬、甜與苦、為兒的、先嘗一道、雙手遞母面前、冷熱相調、但若是藥未效、病不能好、兒又到神龕前、勤把香燒、願祖宗與神聖、默默相保、又許願行善事、災星必消、若不減己、筭益親壽、考須要使病痊愈、免兒悲號、白我有病、到能盡道、不知死後、又怎樣事奉、宜母若死、兒好似三魂下吊、製衣衾、與棺槨、從何為高、決不去開大奠、又散普孝、還須要盡其哀、日夜嚎啕、砌墳、將棺木、用土築飽、請石匠立碑記、又把墳包、三年內、吃蔬菜、酒肉、忌了、逢生期、與佳節、祭奠、挂掃、講告化、婆說事、奉件件都好、但有一事、我到你家、事事要依我、不然、便去楊黼道、兒凡事聽從、於是迎到家中、拜為母親、孝順甚真、誠、母命楊黼、仍然取田耕種、是年二月、清明、人人浸種、楊黼請命

宣
於母母日四月泡種不遲誰知是年頭乾五月端午漲水別人秧苗過節
楊黼的秧苗恰好栽因得全收谷價亦高母命吃費除下餘贖用濟貧窮
又一年三月清明母命二月中旬下種誰知是年又是尾乾田正乾時楊
黼穀已熟因此屢年庄稼比前強過十倍年中有餘積凡一切善事皆命
楊黼行之且說崇禎新主登基命各州府縣獻祥瑞時楊黼田有穀子盡
出双禾母曰此乃祥瑞吾兒好事到了命黼將双禾報與縣官縣官呈奏
新主羣臣奏道穀生双禾乃是嘉瑞定主國泰民安崇禎宣楊黼上殿問
道爾有何功德双禾生在爾家楊黼將買母供養奏上一本龍心大喜言
道在家能爲孝子在國必爲忠臣遂恩賜翰林賜御酒一罈歸家祭祖縣
官治民有功陞知府楊黼衣錦回家不見母親不勝傷痛卽命人安排祭
祀祭祖因母不見心難放下遂收拾出外訪察方出門來位道長言道大
人那裡去楊黼說出外尋母道長道可知吾否楊黼用目一覷但見此道
鶴髮童顏有絕類出塵飄然若仙之像心甚愛之遂答道萍水相逢未識
姓名道長說吾乃無際大士從前大人棄母來求於吾孝道有虧特於路
途指示前所遇之道卽吾也後欲買母供養吾化一貧婆到家拈据數年
使大人身榮貴顯前所奉之母亦吾也今日裡孝道已全孝德已彰功程
圓滿了卻塵緣楊黼那時如夢初醒卽跪請教無際投法而去後楊黼年
八十誦偈化身頭頂熱氣如火須臾紅光衝出而逝人以爲出神故也

送米化親

明朝正德年常熟縣離城十里一人名歸懷德自幼家貧以木工爲業幼
娶妻生一子名汝威方四歲母病而亡繼娶母名太倉娘撫養汝威猶如
親生後生子名汝靈自有汝靈後就分了个親疎汝威由此失愛漸漸嫌
賤起來常在丈夫前弄是非及丈夫打汝威時假意尋个棍子言道手
打恐傷骨何不拏棍子打可憐汝威常遭冤枉又說懷德家貧太倉娘想

道每日飯食又少多了，這個雜種我的兒乾飯少食，若不除了禍害，母子難以過日。於是每到吃飯時，對丈夫言道：你汝威小時到好，於今大了，有個皮氣，你在家中到還听教，你若出外，只有他很叫他做一樣都不動一天光吃兩頓飯，若是說他就亂罵人，可憐我的娘老子，就是他的下飯菜，你怕他把我當娘，太倉娘雖說得活像，到底丈夫未親見，也不過罵几句，打兩下罷了。太倉娘見丈夫如此，一日乘汝威檢柴去了，把鍋打爛，又將米傾在滿地，不一時丈夫回家，問道：緣何不煮飯？太倉娘假意吊淚說道：鍋都被汝威打爛了，拏甚麼煮？丈夫道：爲甚事？太倉娘說：我叫他煮飯，他說：稀飯吃傷了，要煮乾飯。我說：可憐你介在外，找錢來養你，有稀飯都罷了，還要吃乾飯。他那裡肯信，我怕把米煮多，就去搶他，見我去，將米散在滿地，使氣把鍋打爛。我往回說他，你要護短，於今信不信？丈夫听得此言，怒從心起，忙叫回來，一陣脚尖罵道：你這奴才把老子辱壞了。官罵聲奴才真胆大，做的事兒太欺天。一十二歲，尙未滿骨頭，未硬，要橫磚如今就把性情變，後來怎肯听父言？父親呀，兒在外檢柴，不知爲甚事打兒，奴才還要逞舌辯，假意不知心，太奸爲父，手藝在外面，朝日辛苦難盡言，一天做錢不多點，買米回家把兒盤，誰知奴才見識淺，全然不知錢艱難，不吃稀飯要乾飯，不管二頓餐不餐，說你就把鍋打爛，徧地是米，真可憐。父親呀，兒吃了早飯出去，并未回家，這就錯怪了！奴才不認，又強辨，氣得爲父喊皇天，只望長大有能幹，漫漫與你把藝傳，如此直傲看得見，焉能出外去掙錢，這種逆子生人厭，留在家中玷祖先，不如父子恩情斷，趕出外去，不准還。呢呀爹爹兒年尙幼，趕出外去，不是餓死，就是凍死，爹爹後來年老，又靠何人講？

懷德道：不成材的東西，有你不，無你不少，快與我走。汝威扯著父衣，只是啼哭。太倉娘見他不走，便說道：一個兒都奈不何，這里有棍子，父接過棍子，一陣亂打，汝威挨痛不過，只得跑出外來，可憐年輕孺

子無故遭此冤枉好不傷心。肚中飢餓不敢回家，只得沿門求食。白日匍匐道中，夜來私到屋角下歇。其中苦楚不可勝記。又說太倉娘，想道：汝威在外，我母子虽吃飽飯，外人必說我後母不賢。丈夫知到，定要收回。如今一做二不休，使他逃走他方，方得脫手。一日又對丈夫言道：你汝威一天吃得酒醉飯飽，不是在外做賊，焉能如此。况每夜簷下歇宿，異日犯案，必說你是窩戶。若不打个主意，怕你不能下場。丈夫不聽此言，則可一聽此言，激得双脚暴跳。是日汝威討了一天未得飯吃，走至屋角下，双眼吊淚。正在傷情，忽見父親上前一陣棍子，罵道：狗奴才，好人不學，要去做賊。如今把你打死，除了禍根。方纔甘心。於是邊打邊罵。汝威挨打不過，只得勉強扒走。至側邊岩洞睡下半個時辰，方纔回陽。想道：今日無故又遭冤枉，好不傷心人也。這一陣不由我心內恸，一聲我的父，淚溼衣衫。兒在外並未曾做事過犯，平白裡把兒打碎。未幾，這都是前生定福，將命賤，怎敢怪父與母，不把兒憐。一更裡睡岩洞，自嗟自嘆，皆因是我的母早喪黃泉，丟下兒年紀輕，受盡磨難，趕出外，飯無吃，衣無有，穿只落得當告化。沿門叫喊，曾受過千般苦，好不作難。二更裡風淒淒，月明星現，上無遮，下無墊，露溼衣衫，冷得我這一陣橫身打寒，脚凍疼，手抱肚，怕把身翻想。從前在家內何等安閒，到如今睡石板，受盡熬煎。三更裡路途中，行人已斷，肚中餓好一似箭，把心穿。從早間去求食，未曾得飯，餓得我脚手軟，口吐清涎，扒至在屋角下，四肢皆軟，又被父亂棍打，趕出外前。四更裡月轉西，愁腸幾轉，萬不料到今日，誤遭含冤。父打兒是正理，雖死不怨，爲甚的說做賊，惹下禍端。這件事到把我肚子想爛，又不知是誰人說此嫌言。五更裡雞初鳴，兩眼哭爛，忍不住其中苦，只叫老天，既受凍，又受餓，誰來看管。我只怕命難保，死在今天，但願得虛空神，有靈有驗，默佑我二雙親壽考萬年。講汝威一夜哭到天明，凍餓不過，只得扒將起來，又向人家去討。

卻說汝威孝心所感自今已後團近皆知他是後母嫌出家家肯打發餼
因此得以過活終朝然身雖在外心實望欠父母只恨不得回家又說懷
德偶得一病倒床而亡嗚呼哀哉家又貧窮衣衾棺槨件件俱無汝威得
知回家痛哭不止不得已又向團近去化隣里雖恨他父母不賢奈汝威
是個孝子於是有送米的有送錢的有送衣服的眾人相湊辦得齊齊整
整汝威將父親安葬畢也不回家白日下鄉討飯夜來坟前歇宿守坟半
年隣里中見他盡孝誠心都欲提攜因問汝威你光討口也不是路要行
個執業於今做那一件汝威說父親當日是木匠仍就去學木匠眾人說
這就好於是製衣服送至常熟城中幫木匠鋪汝威學藝實在盡心不上
兩年器用製齊每見兄弟進城問候母親安否凡有好飲食託弟代回又
說正德庚午年天乾米價又貴太倉娘母子在家受盡艱難汝靈年輕不
能找錢因此母子時常受餓一日在隣家借米半升是夜被賊將米與鍋
一並偷去天明方知吳天無路餓了數日不能起床自知必死汝威聞知
急忙買米送回家來但見母與兄弟睡在床上雙眼吊淚當時叫聲母親
緣何餓成這般樣子太倉娘一見汝威想從前做事過分又好羞愧又好
傷心正是人窮反本當時喊道兒呀萬不料你今日來看我宣一見姣兒
把娘喊不由這陣痛心肝從前做事太短見冤屈我兒受顛連千悔萬悔
悔不轉於今一一對兒言我來兒方四歲半當如親生一樣看後生汝靈
挾異見因此漸漸把兒嫌怕你在家多吃飯汝靈不能得飽餐假意去把
鍋打爛耐兒使氣耍橫磚你父一見氣破胆將兒趕出在外前二次又怕
旁人怨我後娘多不賢誣你做賊害不淺逃走遠方纔心甘只想兒去
吃飽飯母子不能受熬煎誰知事不從人願報應昭彰有循環你父一死
就起見撐持不住受飢寒兼之今年天乾旱米價太高無有錢前日借米
一升半反被盜賊盡偷完害我母子眼哭爛梗梗餓了三四天身臥牙床

無人見自知必死難保全。兒呀不料你來把娘看，辛苦送米轉回還。娘不如細柳稱善，兒好比漢室安安。但願兒站高望遠，莫把娘計較心間。白太倉娘哭罷，言道爲娘想起從前之事，自知慚愧。我兒切莫放在心中。汝威說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今日母親受餓，皆兒不孝之罪。急到隣家借鍋煮飯，與母親兄弟充飢。因說道：母親在家難以保全，兒今後回家養母。於是汝威在家做木匠，奈天乾難以掙錢，凡得米時必待母弟吃飽，自己方來就食。若母弟吃無有，賸飯就清餓一頓。因此在家時常受餓，兄弟汝靈見兄長如此，想道：兄長養我母親，感恩不淺，反來養我，令兄飢餓日多。自己情願投死於今，不如保全兄長性命。於是投河而死。汝威不知，痛哭不已。太倉娘見汝威如此盡孝，豈不深痛不上一月，舌上生瘡潰爛而死。汝威守服百日，仍然進城做藝，且說新上任遊擊姓袁，膝下無子，單生一女名金鈴，年方十八，尚未定配。遊擊路過此縣，寺候家眷住札一月，要請木匠做烘櫃，差人將汝威叫去。是日工未畢，歇宿衙內，至二更，大人忽見匠人床上，金光照人，現出一隻猛虎，心中暗暗稱奇。第二早問其姓名，來歷，知是孝子，心想此人非凡，欲將女兒許配。奈是一木匠，不便招親。於是命汝威吃糧，時值邊關作亂，汝威連捷數功，卽放副府。袁大人招人爲婿，後汝威陞到鎮臺，享壽九十，無病而終。

朱衣救火

天啓年，江南淮安府一商人名古道成，妻楊氏生一子，名中達。家無田土，負易營生，奈時運不至，每年生意掙錢的少，失本的多。兼之道成貿易，不與外人同，善良心的不做，瞞心昧己的不爲，所以每年間僅可糊口。中達長到十歲時，楊氏母親一病而亡，又娶母徐氏，生四子，自徐氏來後，時運漸轉，不上一二年，掙銀五百餘兩，道成心喜，以爲興家創業，可有餘望。不料天不從人願，徐氏又死，道成偶得一病，數月不能起床，漸漸病體沉重。

諒難久在人世想道人生在世壽歲無常一死虽不足惜怎奈丟下無娘之兒尚在年幼中達雖有十八九歲五子方纔三歲誰來撫養成立不已叫中達前來將銀兩兄弟一並付託於他後來能體我志未可見得於是將中達叫至床前言道兒呀爲父病体沉重恐難痊愈有幾句不盡之言聽爲父一一吩咐宜未開言不由我傷心淚吊叫一声中達兒細听根苗爲父的得下病竟不能好怕的是父子們兩下分拋倘若父死後你要听教成家業就在你一心代勞有九句不盡言須當記倒五百銀交與你養命根苗做生意切不可暗使奸巧斗與秤還須要公平相交或賺錢或折本此事難料切莫去坏良心自把禍招分外財不合義不可去要自古道一文錢還要命消出遠方莫賭錢体把娼鬧還須要端品行聲價自高說不完買賣事其中奧妙更有件吩咐你切莫輕拋你兄弟有四個尙在年少你待他和氣些念在同胞切莫說你爲大他是一小凡百事不經管把性養驕若有錯打罵他都是正道讀得書送學堂要把字操回來時早晚問教他學好兄長前莫准他慣把嘴噉他几个婚姻事早些定了到完配還要兒苦把心操我家中無大事望你理料父子們要分離怕在今朝講道成教訓一番不兩日嗚呼哀哉弟兄哀傷自不必言且說中達父親吩咐的話時時記在心中看待兄弟甚是和氣大的帶著學生意小的送去讀書凡有不听教處便流涕自責因此兄弟感化心想出外貿易奈兄弟無人經營在家做過囤買囤賣如是數年虽則本錢未失而利卻甚微因想父親臨終時五百銀子交我原望成家立業數年銀錢無多長進如何是好出得門來兄弟無人經營不出門又難翻稍異日兄弟各居怎能保全終身也罷想我二弟漸可脫手家內命他支持待我出外掙點銀錢好道好如今世道蘇華壞良心的生意多又尋個甚麼生理因此日日思量未得其便又說隔房有个叔爺號名古典發也是生意手聞中達要

出外貿易，又不見起程，不知何故。一日來家問道，聞姪兒要出外貿易，爲甚不見起程，中遠說：心想出外怎奈於今無生意可做，因此未定。叔爺道：生意原是隨意生財，那樣不可做。中遠說：如今世道，鯨華凡作事是壞良心的。叔爺道：那些是壞良心？中遠說：叔父要問請聽。說買賣好傷情，世道奸巧，不公平，大半都把良心壞了。一概從假不作真，開銀鋪壞良心，平上碼子瞞味人，銀子換進把平壓，若是掉出照樣稱，開當舖壞良心，利息議定要三分，雖說一月不過五畧多，几天不讓人綢緞鋪壞良心，尺寸戥稱巧計生辦的貨物都是假價錢，妄喊幾百零藥材鋪壞良心，一切假藥害死人，不值錢的抓一把，若是賣藥放几分雜貨鋪壞良心，十三四兩第一斤粗紙幾層厚包起，任你稱來無足秤，當舖戶壞良心，肉裡灌水太欺心，骨頭全搭貧，穹漢淨肉賣與發財人，開飯店壞良心，臭虫虱子，尽成羣，酒飯故意高抬，騙寄銀，寄錢多騙人，當囤戶壞良心，買進就望價錢增，大斗收進小斗出，要賺對本纔甘心，賣棉花壞良心，打了地鋪用黃薰，扭毫桿頭賣出去，秤桿完要灌水銀，開杭房壞良心，稀飯漿，綫滿地傾，織下布來，又搭潮，十二三兩有一斤，開籩房，坯良心，白水刮過，用水淋，八升碾米有一斗，害得穹人，咕眼睛，開糖房，壞良心，遭踏米糧，罪不輕，糟糍喂猪，圖重利，只恐熬糖沒下程，開槽房，壞良心，穀米小麥把酒蒸，許多雜糧，偏不烤，希圖味美作賤，開茶店，壞良心，葉子多假，少有真，暗地和些過夜黃，賣出就要幾百零，開鹽店，坯良心，多參，蓉硝味不成，貧窮來當鹽販子，挑去賣時，少人稱，開染坊，坯良心，漿水刮過，用靛輕染，出布來又好看，下水兩次，就成開油房，壞良心，棉油攪假，味不成，油清又把油脚和出，輕入重虧，損人買賣事，難表盡，大半都是壞良心，多少發財不長久，多少折本把家傾，更有的報應，深暗地折福禍，又生多少在外把命喪，多少無兒絕後，根因這裡苦思吟，不知那件方公平，還望叔父來賜教，免得後來坯良心。

古與發所得說道姪兒之言良善，但於今又做那一樣，我想杭州燈艸價值也是本分生意，這個好否？中遠說好，於是兩叔姪常到四川販草，不上五六年五百銀子就有六千多了。中遠想道：生意原是眼前花，得意不可再往，一時賺錢一時折本，未可料的。於今有這些銀兩，與我兄弟分了，各做買賣，使他們成家立業，方是道理。若不分銀錢，失落連累兄弟受窮，何以對我父母主意？已定收拾回家，兄弟未娶的皆完配，事務周畢，清算賬目，贖良五千，急請族人均分。卻說幾個兄弟對族人說：銀子是哥哥掙的，要與哥哥多分兩倍，族人皆言有理。誰知中遠不允，因說道：那有此理！自古道：一子一分，兩子均分。兄弟之間原是有福同享，有禍同當。況父親臨終時叫我厚待兄弟，於今未多掙銀錢，自己帶愧，焉敢多分？於是五千銀分作五股，需用均分，不多取分毫。族人個個稱賢，中遠自分家後，又與叔爺販草，將要起程，不料叔爺得病，因與別人一路，不一日到了杭州，與同夥去打站房，卻說南門有座高樓，乃當年楊大戶修的，甚是華美。這道中間不怕盜賊，後楊大戶一家死絕，此樓歸魁星閣佃客。自楊大戶死後，鬼崇作怪，無人敢佃。中遠不知見此樓寬闊，好放燈草，也就佃了。及去住清吉無事，去邀同夥人都說怕鬼，中遠住了幾月，心內不安，只得將草賣了，銀子收齊，安排回家。不料是夜二更，城內南門起火，甚是凶猛。中遠手抱銀子，幾番下樓逃走，怎奈火勢甚大，無有出路，只得坐在樓上，看看火光近前，好不怕人放聲大哭。眼見得火燄天，甚是凶猛。這一陣不由我心如撞鐘，這一陣好叫我有腳難動。這一陣到我莫辨西東，只聽得滿城內哭聲震動，好一似大兵到，殺氣騰空。有的在喊救命，實是可痛。有的在喊菩薩來救愚蒙，有的在哭爺娘，無人事奉。有的在哭兒女，尙屬幼沖，燒得那滿城中人人懵懂。難道我古中遠不在難中，少時刻火近前，隨風轉動，怕的事。這間樓天不能容，哭一聲好兄弟同胞，誼重，你把我恭敬

好手足相同，從今後須要把田地耕種，切不可做買賣，奔走西東，看爲兒把性命置之無用。弟兄們要相會，如非夢中哭一聲，我的兒未把事懂，年紀輕，怎能够撐持家中，你長大切莫把銀錢亂用，凡百事問叔爺，一一順從事，你母要盡孝，听其使用，尋一個好先生去把書攻，我死後把灵位長行供奉，請高僧超度我，早出難中，說不盡家中事，兩眼哭腫，又只見四面火，竟把門封。講中達正在哭訴，忽一股火烟不知人事，夢寐中見朱衣神四面交水，因此火未燒樓，一時火滅，朱衣神言道：爾厚愛兄弟，孝心不薄，上帝嘉其孝友，命吾神救爾，爾貿易不壞良心，後面牆下有銀四罈，特以與爾，爾其慎之，說罷神遂去。天明時，眾人見樓獨存，上樓一看，見中達瞑目端坐，手捧銀子數封，無不驚訝，因喚醒問其故。中達說：昨夜火近身時，自知必死，忽見朱衣神四面交水火，遂滅，眾又問有何大德，感神護佑。中達言：平生無有功德，後中達清問前日同夥人，盡皆燒死，又見城中被火者皆無安身處，心中不忍，忽然想起神言，牆下有銀四罈，果有此事也。好周濟，遂至牆下，將石掀開，果有銀子四罈，仍然蓋定向城中一察，燒了二百一十六戶，中達將銀取出，每家發銀十兩，有贖己方，收用滿城人沐其厚恩，皆思相答，無由，又說古興發燈草已至，聞杭州城失火，急時進城訪問中達的下落，只听人言古客人能免火災，不知有何功德，興發說：此吾姪也，他乃前母所生，母死，繼母生四子，後父母死，留銀五百，兄弟有六歲，的有三歲的，皆吾姪撫養成立，定親完配，後掙銀五千五股均分，因此免災，故耳。眾又問何以得檢良子，興發說：吾姪做買賣，不壞良心想，必因此獲報，於是顯揚城中，縣主聞知，轉奏皇上，嘉其孝友，恩賜員外郎，回鄉時，滿城鋪毡挂綵，送至河邊，歸家不復貿易，生三子，後皆成名，光大門閭，孝之獲報，何其速哉。

痛父尋屍

川東重慶府涪州有一夏某娶妻姬氏家業貧窮夏某忠直爲人貿易營生一日坐舡過渡正河水泛漲將至岸忽然山崩夏某覆於水中屍骨不見姬氏聞之至河邊痛哭不已幾番欲投江殉節復回心想道夫死尙無後於今身懷六甲未知是男是女也可接其後嗣何必速求一死於是回家守節十月已滿果生一子取名夏正卻說夏正生來聰敏長到五歲時便已知事一日與眾小兒耍爲口角相罵一小兒罵夏正道怕你有娘養無爺教的夏正回家我媽如何叫爺姬氏說爺就是父夏正道兒有不有父姬氏笑道無得父你從那裡來的夏正又問兒的父那裡去了姬氏听得這句話啞口無言半晌言道呢呀兒呀若問你的父親大有緣故自那年坐船過河正河水泛漲溺死沙中你爺死後方纔有你夏正听得此言正是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雙眼吊淚就要在河邊去看姬氏道兒年輕去不得隔不幾天就是月半同爲娘一路去化紙夏正記在心中到月半早催起母親同在河邊化紙畢姬氏遂指覆水處夏正口叫爺痛哭不止姬氏見五歲孩兒這般可憐不覺放聲大哭宣見姣兒不出我傷心淚墮都只爲我的夫死於洪波夫生平妻知道無有大過爲甚的將屍骨埋淹江河丟下妻年二十空房獨坐無銀錢勤紡織受盡磋磨苦守着小孩兒只有一個背了你方生下兒的命薄到今年方五歲再三問我他問你那去了從未會着小孩兒問此話到還不錯不由人好傷心淚往肚落纔對兒將根由一一說破他就要到河邊把屍尋着今日裡化紙錢來此看過備三牲合酒醴擺列平坡願夫君在陰靈魂魄安妥佑你兒易成人早早登科那時節妻有個終身結果也顯得夏門中祚德不薄講夏正見母哭得傷心含着眼淚來勸道母親不必哭了父死不能復生快起來同兒一路回去姬氏見夏正勸勸便起身回家行至路上又將兒教訓一番宣叫一声夏正兒你要聽說有你父母子們貴契得多娘想起你爹

死實憂不過不爲兒爲娘的早見閻羅撫養兒你的娘飢寒受過坐三更
勤五夜怎樣寂寞既謀食又謀衣都是靠我有你爹也不至這樣奔波兒
吃飯娘吃菜甘心受餓猶恐怕把姣兒一身瘦弱兒呀娘守你如捧油不
敢失錯時時刻刻心你未離一脚若有病爲娘的心內如火怕的是有差
錯口念彌陀娘辛苦似黃連誰能知我這幾年爲姣兒眼淚成河兒呀你
長大去讀書切莫懶惰娘望你成了名方有煞擱講姬氏母子一路哭哭
啼啼回到家中夏正想道如今曉得爺的死處若不尋屍首死不甘心待
我明日瞞着我媽獨自去尋主意已定不料姬氏心裡憂氣又在河邊受
了風霜是夜忽然氣痛叫喊不止一連兩天竟不能愈可憐夏正守着床
邊無計可施想去檢藥無有先生開單又不知藥在那裡檢無可奈何只
得走出外來跪在地下言道天地神靈日月三光下民夏正爲母染病無
有藥醫望神聖哀憐夏正年幼無知隨我瞥眼摸來摸着那件卽是治我
母的藥於是起來瞥着眼睛向地下摸了一把開眼看時見是雞糞想道
這個吃不得又去一摸仍然雞糞心想不要又是祝告神聖的只得搗爛
對着開水送至床前母親只說是茶隨口吞下一時就不痛了誰知姬氏
在河邊哭了一場心內一急發了痧這雞糞卻是治痧的此由夏正孝心
所感後人有詩贊曰床頭母病甚顛連孝子真誠感動天雞糞能治心氣
痛仙方留得至今傳夏正見母病方愈恐防母親息氣一時也不便去尋
尸了又說夏正舅爺聞听姬氏不安捉個雞子來看姬氏見其小就未殺
因對夏正說這雞好生與我喂起莫令鷄鷹來抓待長大時好煨點湯吃
夏正聽得母言時刻看守一日雞出外邊忽然來個鷄鷹把雞抓去夏正
一見喊天叫地邊趕邊哭言道這雞是我母煨湯吃的快與我送轉來姬
氏見夏正如此因叫夏正快回來抓去罷了哭也無益夏正也不聽仍然
叫喊一時間那雞從空墜下毛都未損一匹真是孝心所感誠能動物後

人有詩贊曰金眸鉄爪最凶頑不比魚珠並雀環惟有當年夏學士精誠
感格送雞還一日姬氏病已愈夏正偷悄走至河邊去尋父屍眼見青的
是山綠的是水不覺號咷痛哭宣哭聲父來淚沍沙望穿長江渺無涯水
流東海滔滔下人往西方不到家爲尋父屍把灘下眼見景物好悲嗟山
高更比石頭大河彎又遇路兒斜一羣野鳥聲音咋兩岸猿猴口叫爺過
了一彎又一坵坡坎難上手爬扒坡怕的石頭垮下水又怕泥沍肥尋
徧河坎並上下不知父屍在那榻年輕胆子不多大又怕顛狗又怕蛇不
如抽身回去罷父親呀孩兒難尋無有法回頭仔細想一下呢呀使不得
不可不可心太差羔羊吃乳尙跪下反哺養母是烏鴉物類都知親恩大
難道人反不如他兒今長到五歲大未見父面方問媽媽娘對爲兒說寔話
方知我父染黃沙指父屍於此灘下尸冒掩在深泥沍爲兒聽得聲音啞
朝夕思想暗悲嗟今日把母來瞞下要尋父尸轉回家誰知年久尸骨化

全無形影何處察無奈双膝跪地下哀告龍王活菩薩鎮守水府神通大
救人難中毫不差許多苦人都保下難道不念小娃娃夏正雖然不多大
尙知親恩當報答菩薩若肯來点化指出父屍在那榻異日不忘恩德大
捉个雞公河邊殺長錢打上數十挂多買火炮與大蠟若是不允我的話
縱死河下不回家正是人有誠心神有感應夏正在哭泣忽然河水浪
湧洗下一堆沙現出一個屍身夏正見了守住不走卻說姬氏在家一時
不見夏正四路找尋至河邊尋著問道你在河邊做甚夏正將崩沙現一
屍身指與母看姬氏一見果是丈夫面目如生母子大哭急備衣棺回家
安葬人人見了都說五歲孩童孝心所感後人有詩贊曰枯骨埋藏在水
濱孝心感動竟通神尋屍日古非無有如此孩童得幾人後夏正讀書聰
敏過人十歲能文十八歲入學二十八歲中舉大挑一等出仕後與母請
誥封建坊一任未滿托病回家終養母親此亦古今罕見之事也特錄此

宣
以爲世之撫孤者勸卽爲世之幼沖者警

孝避火災

宣
男婦們休得要關關囔囔我今日說一個孝順兒郎論此人抬轎子不
嫖不蕩家雖貧學古人善事高堂他哥哥賦性蠢不把母養每日間只知
在茶館酒房張老三他的名可詢可訪他的家住在那三溪場上講這張
老三雖然是个抬轎子的人卻有一點孝心那一日有謝先生要去合州
收賬就叫張老三你與我抬轎子去合州一走兩下言定價錢這張老三
有一句話不便開口想必說是今日早飯以後尙未吃飯的道理且與先
生說道要錢去拏與轎行那先生也就拏了九十文錢與他這張老三將
錢打了兩盃飯送與他家下母親去吃卽便對母親說道請老母來吃
飯坐在席上漫漫吃兒今日又要下鄉母親道我的兒要往那向也來吃
走遠處力方剛強張三說謝先生合州收賬他叫我送進城就轉回鄉路
途上店子熟險得動賬目不消母欠望自有主張母有些趁熱吃兒心
放倘若吃不完畱作午糧辭了母打轎子就把路上抬至在湯家坪餓
得心荒穩不住後把這轎子掀仰忍着飢用盡力又抬一庄那路兒無飯
店果腹難望不覺至車家灣是在着忙脚一虛手一閃將身跌倒把先生
潑出來站在路旁謝先生見張三一身汗淌恐怕他發了痧細問端詳你
往回抬轎子不像這樣爲甚麼今日裡這等慌忙好好的從頭尾對我是
講尊先生莫發怒細听端詳我今日未吃飯所以這樣望先生寬恕我大
施慈良先生說我見你飯籃提上你如何反說是口飯未嘗張三說這兩
天生意不旺今早晨沒得米故提籃筐買飯奉我母暫且供養又何敢
分來吃母受飢荒我只想路途上可以賒賬誰知道無飯買餓得難當因
此上把先生潑在地上望先生寬佑我恩德不忘講謝先生聞听此言卽
下誇獎一會張老三你能孝敬可比當日王祥我這進城不遠你也不必

送我即便取錢二百，拏與張老三，你可急速拏去買米供養你的母親。這張老三感恩不已，兩下從此分別。張老三回到家，即問到母親安否。宜進屋來，問聲母已把橋放，拏起錢去買米煮飯充腸。母子們吃了飯，家上亮，他就去母房中仔細鋪床，耳聽得樵樓上二更鼓响，送母睡。他亦歸自己臥房，辛苦人上了床，夢魂擾擾，霎時間他的母喊叫茶湯。張老三偶驚醒，急忙下床，拏起盃開了門，四處一望，見街坊燒燃了一片火光，急忙喊眾人們休眠床上，快起來救熄火，以免損傷。合場人盡驚起，用水潑上，不一時就把那火盡滅。亡第二日有街總細思細想，上年間設乩壇，神聖已講他說到這場上火星當旺，有一個孝順子能壓火殃。至今年三四火，駭人難講，若不是張老三，怎樣下場看起來，都是他孝順爲上。三回火喊我救，閻場無傷，到不如我場上各餘銀兩，拏與他奉老母，鎮壓街坊。張老三得了銀，又加天相有數年生意，願就買田庄看起來。老格天是在不爽。

一孝子就能免閻場災殃，勸世人貧窮的照他榜樣，自必有好美報。暗裡呈祥男婦們聞此言，回心細想，果能够盡孝道，感格上蒼子也貴，孫也榮，獲福無量家也豐，人也發壽享無疆。

苦子行孝

成都省離城十里小地名圓坵子，一八姓李名洪，詳娶妻張氏爲人忠厚，所生一子，乳名官爾，年十一歲，幫人牧牛，奉父母可比於黃香，四方人人稱羨。及至十六歲時，父母忽然一齊染病在床，服藥不效，求神不靈。李官爾見父母病體沉重，每日憂慮在心，家中又無錢米，正值臘月，寒氣逼人，官爾日夜煎湯熬藥，不離左右，時常問候父母病体好否。父曰：爲父大半不久於人世了，苦了我兒，早晚寢食俱廢，如此孝心，後來定蒙神佑。官爾答曰：父親不必憂慮，好生保養，病體自然全愈。誰知延了幾日，大數已定，竟自歸陰。官爾不時哭泣，他母言道：父死不能復生，可往西隣去化付棺。

木來安葬了方是官爾遂听母命即去不上二里之遙母又氣絕四鄰念
李老爲人忠厚又愛官爾童子能盡孝道个个到他家來見他父死母亡
即時令人喊官爾回家見母又亡不禁放聲大哭宣哭聲父母痛肺腑雙
膝跪地淚如雨當初養兒一尺五血汗累出有千斛只說兒大有好處漫
漫報答這養育誰料雙雙歸地府棄兒不顧在半途可憐爲兒家無措何
處去辦衣棺木左思右想無其路手扯爹娘放聲哭諷眾人齊勸李官爾
打個主意將父母安葬方是难道哭一陣算了不成李官爾答曰眾位伯
伯家中無有半文又那們安葬哩眾人曰我們不免個個幫助於是也有
出米出柴的也有出油鹽的也有出酒的內有劉全義說道眾人都出了
我也出棺木二付錢一千李官爾叩頭謝曰各位公公伯伯這太恩德倘
日後我有好處定來報答眾人幫忙把官爾父母安葬了劉全義又說道
李官爾今日不必哭了明年爾來幫我做長工不可官爾即忙認承眾
人散去官爾在家守孝不覺又是新春官爾在家餓了兩天心想到劉伯
父家中上工這幾天也不便我不免遠去沿門求食過了這幾日方去上
工即速將門鎖了就出外去討討得一升多米心想回家日落西山走在
半途見一岩洞可以歇宿遂進洞去見一貧婆周身戰戰兢兢枯瘦如柴
官爾即問詢於他那貧婆見官爾這般慈仁不竟吊下淚曰相公你要問
來由請坐一旁聽我訴來宣承蒙相公來動問細聽老身說根由官爾說
你老丈夫姓甚名誰幼配丈夫係袁姓長品就是他的名他又走那裡去
了不幸去年喪了命終日想起好傷情你有兒未得呢膝下一子二十正
取名就叫袁朝文生平爲人品不正所作所爲憂死人你老人家怎麼不
教訓他他從小也曾多教訓怎奈長成變了心他又走那裡去了自從他父
把命喪出外未曾在家庭他不回來你老人家怎樣過日家中淡薄餓得
很只得乞食到處行哦依老人這樣說你子是忤逆不孝的但願天神加

報應打死逆子喪雷霆 你老人家莫咒他嗎 非是我把他呪恨怕他帶壞

世上人 講官爾聞言不覺惻隱之心發動遂對貧婆說道我願接你老人

家到我家中當母親侍奉老伯母肯否貧婆道蒙相公這番大恩焉得不

去於是接到家來日日浴門討些飯米來殷勤供養那日天寒念母無火

拷屋後有一大樹兜遂執鋤去挖忽挖出白銀一缸母子歡喜望空拜謝

從此買田造屋居然富足之家矣再說那袁朝文長行在外嫖賭生事那

還念家中有母親那一日回家不見老娘只道是乞食去了也不找尋仍

往賭場而去未久輸得罄淨也只得做那浴門的生意了一日忽聞一朋

友說你母現在李官尔家認為母子享福不盡你何不去他家同享榮華

袁朝文聞言方知他母親的下落次日心生一計來至李官尔家大加吵

鬧說李官尔拐帶他的娘並偷串養膳銀二百兩好好與我說個水清米

白的便罷若不然打棍告官我都不論的那李官尔原是一團美意忽道

他來這般肆鬧心怎能堪未免與他爭論了幾句他便肆意痞鬧他母親

走出來禁止不住反說母親愛新鮮做媽都要跳曹怒氣悻悻而去來至

華陽喊見縣官喚齊人犯當堂審問先問袁朝文一徧了次問到李官尔

他便跪上前一一稟訴有詞為証宣李官尔跪大堂一言啟稟尊一声大

老爺細听分明 你平日作何執業從實訴來不可謊言一句 念小人自生

來家屋貧困每一年去帮人苦掙錢文 你有父母否 二爹娘雖在堂常多

病症求醫生煎湯藥日夜不甯 可曾好了麼 那一年二爹娘一同隕命眾

親友帮銀錢送上山林 從此以後你又何以爲生呢 我無奈暫討吃度活

性命偶然見岩洞裡睡着一人 你又知道他姓名麼 他說道夫姓袁多年

喪命生一子名朝文亂爲糊行 他的兒所爲何事呢 既貪嫖又貪賭四處

遊蕩丟了他在家里獨守飢寒 你見他如此受苦及何以處之呢 纔將他

接回家當作母看每日裡討些飯拏與母餐 好呀你能討飯替人供養母

親乃是大善，但你又怎麼發了財呢？那一日，挖樹根，破開土坎，現出了一

缸銀，約有數下。原來你檢了銀子，這乃是你孝心所感，天所賜的。但只有

甚麼憑據沒有呢？現帶來兩封銀，都有字面呈上，前大老爺金目一觀，

官爾說畢，將銀呈上。太爺接來，見上面寫道：天賜大善，白銀一萬。官不得

取，民不得佔。側邊寫第一號李官爾收，兩封俱如此寫。太爺點頭，命他站

過一旁，又帶上袁朝文之母，勘問一番。宣袁曹氏未開言，先把淚吊。尊太

爺听民婦細說根苗，你緩緩說來，與本縣一听。不幸得夫中年，他把壽天

丟下了，忤逆兒又賭又嫖，每日間不歸家，錢米盡耗，餓得我眼昏花，站立

不牢。那一日，李相公忽然來到，接回家，搭救我性命一條，又拜我為他母，

十分行孝，討些飯奉養我。老邁年高，檢白銀，乃是他孝心感召，我豈有養

膳銀，怎受焦勞？前日裡忤逆兒來家吵鬧，他明來誣騙人，王法難饒。天地

間那裡有這樣不孝？豈有把親生母當作草茅？這忤逆兒情願不要，

望太爺施嚴刑，早些開消。那太爺問明三人言詞，遂大罵袁朝文道：你

這該萬死的奴才，有母不知孝養，就把嫖賭二字當着性命一般。那李官

爾乃乞化之人，討飯來奉養你母，所以感動上天，賜他銀兩，你反冤誣他，

拐騙你母的養膳銀。狗奴才，你若真有二百銀子養膳，你的母豈還在捱

冷受餓？天地間豈能容你這忤逆橫脹的東西？喝叫左右，叉下去重責

八十頭刑。枷號示眾，轉面來獎勵李官爾道：好呀！你真乃大有根原的人，

所作的事盡是人所難做的，宜乎天賜大財，使爾得享榮華富貴也。今後

須當樂善不倦，後來定有許多好處。言畢，命書吏與他當堂攢花挂紅，親

賜酒三大杯，又大書大善格天，四個匾字贈他，命將全堂執事送之回家。

一以旌獎於他，二來使鄉里之人觀感鼓舞，人人咸臻善道。成都之人至

今猶稱道不衰。世之有心為善者，聞此案可以知所取法矣。還有那惡犯

袁朝文，枷號轆門，見者無不唾罵他，又痛又羞，不上幾日，已熬不過了也。

是他惡貫滿盈一夜大雨雷電次早眾役見袁朝文之枷不見了腦壳大吃一驚又見滿身衣服全無背上有天誅忤逆四個大字盡皆駭然齊來稟官太爺命拋棄野外任狼犬同餐由此觀之人而不孝神報如此世之事親者當體聖諭孝順父母之義而力行之則庶乎獲免於罪戾矣

子誠尋父

乾隆年間甯河縣地名艾鄉村一人姓艾名子誠父文仲母杜氏家計貧乏田地微末文仲手藝杜氏紡績以給口食杜氏素性賢淑能知三從四德婦道克盡不料命運不辰而守有夫之寡甘苦備嘗歷盡風霜撫孤始至七歲稍有知識送至學堂攻書子誠負性聰明一日在館先生與諸友講論董蒙初解首講弟子入則孝次講父在觀其志子誠入耳心通會悟其意因晚歸家向母問曰父親何在母氏見問不竟双目流淚正是紅日

照開天邊霧迅雷擊醒夢中人兒呀你問的父親嗎你聽兒不問娘不講怎麼不講題起你父淚兩行是甚麼情由原何悲啼嗚既問你父何

處往聽娘一一說端詳母親呀細細講來兒好記下平生學的是本匠

此營生過時光這個藝就好嗎兒呀你不曉得這個好處怎樣呢自從那

日出外向與人口角兩參商敢莫與他人角孽嗎他們皆由不忍讓酒後

失性逞凶狂有個酒性就不好了兩個都是橫扛扛失手一拳擊胸膛罷

了這一槌打得不好了兒呀真不錯那人撲地氣未喪未死可好當時你

父着了忙豈不嚇了一跳嗎又怎樣開交兒呀都是不忍氣喲凡人看來

宜忍讓為人性情莫太剛你忍我耐方為上天大事情也下場要忍氣方

不招禍嗎些小口角不忍讓定遭奇禍敗門墻是呀不忍不耐便成禍害

了你父那禍從天降誤疑為死逃外方那人未死又走些甚麼兒呀你不曉得此理七十二計走為上又走往那裡去了不知東南西北方

人走外去都問不倒下落嗎 四路差人去訪問渺無踪跡落何鄉未

必一点影响都未得嗎 話都未來對娘講蒙頭督面走忙忙 虽未回來說

証該有人看見嗎 人言紛紛話皆証盡是假言來哄娘 難道就無有一個

人來說真話嗎 有的說他到僻壤 媽呀那是個甚麼地方也要去問他才

好呢 有的又講過遠陽 是遠陽也要去找回來見呀你不曉得那時娘在

作難 那時屋裡沒一樣叫娘如何不淒涼 爹爹出去你老人家在屋作難

是沒得吃的嗎 為娘日夜勤紡績方得錢來買米糧 靠紡棉花買吃真是

無錢找父親了 父去懷你兩月上百般苦楚娘獨當 那時不是我還未生

呀兒那你去去了有數月之久兒方降生母親呀又是那年呢 乾隆癸丑

曾記上九月九日正重陽 哦就是那一年出去的他老人家身体是那們

個樣子 你父體格不瘦胖 面貌圓圓身體長 就是這個面目說話的聲音

呢 言語聲氣最洪亮處已待人甚慈良 像這樣為人就好嗎為何又遭這

們因的大禍你不曉得天有不測之風雲母親呀他老人家會些甚麼事

情 平生又會雕佛像 說話看人偏頸項 我們祖籍那裡人氏 祖籍源流在

湖廣 那年搬來的 九月初旬來此鄉 字派名號呢 姓字支派對你講 姻戚

六眷是那些呢 姻婭親眷共表揚 居處就在艾村巷 爹爹伯伯共是幾人

尔父一人無排行 兒今知識畧稍長 縱然淡泊入學堂 孝弟忠信俱要講

能知三綱明五常 你來問娘娘細想 娘也知道你心腸 成立各人立志向

門戶寒微你獨當 由是母告以後子誠畧會其意 及至長到十六七歲

戚鄰欲妻以女子 誠辭曰焉有其父流離他鄉 其子安處室家者乎 遂有

志尋父怎奈孀母在堂 不能遠離耳 時時打听父親的消息 竟自杳無音

信子誠亦安分守己 竭力供養孀母 勿怠厥志 至年二十不料孤母偶得

一疾 湯藥不效 竟至內寢告終 子誠哀痛迫切 祭奠安葬 朝日獨坐家庭

守制盡禮 一日想起父親 決意要去找尋 或有人劝他曰 多歷年所存亡

未知何處覓訪子誠不竟涕然淚下悲曰尋徧天涯找到父親自回家鄉若尋之不到願外死他鄉哭曰艾子誠坐家庭自思自想老天爺容恕我不肖兒郎幼小時聞母說不知事向一一的記心頭不敢稍忘到於今二十歲年紀稍長豈忍心居家中父別他方從今後把孀母生養死葬立志要去遼東尋父還鄉家雖貧哀親戚求借銀兩具行李治衣裳備辦乾糧走天涯奔海角都去探訪捧信香拜祖先祝告堂上眾親友左右鄰齊來送望出關口登路徑淚洒千行離鄉井一個人直往前向那管他天地大四海茫茫或穿州或過省無處不訪走幾多崎嶇路市鎮山崗越崇嶺見一座古廟神像忙上前作三揖洗手焚香求菩薩默佑父無有災恙艾子誠尋着父重把金裝許下願出山門獨自前往又走那荆棘道似破天荒那一日幽谷峽地更僻壤力微倦猛然間遇一虎狼吼一聲撲面前險些嚇喪來幾個捕獵人救命不亡受苦楚歷艱辛難以盡講把父親尋不到心中著忙萬里外都找過無有影響走得我脚皮穿實係淒涼再不敢生退悔把父怨謗發誓願又何愁道阻且長行至在塵途中低頭暗想費用竭囊內空斷絕口糧嗚呀衣賣完盤費盡無有一樣莫奈何也只得乞食街坊不好了餓體膚難以行往到晚來歇岩洞或歇橋梁人見得我面目實在不像光骨頭瘦架架一個皮囊哭一声老天爺把我父指拜天地與神靈日月三光寬宥我艾子誠不孝罪項未必然立誓願果死路旁哭一声老父親骨肉情壯為甚麼兩離分不住一堂若三生果有幸得父老養這就是艾門中祖德光揚艾子誠只哭得神魂飄蕩口乾渴去堰中捧口水嘗伸頸項照見臉餓像猴樣嗚呀哭一聲我的父你在那方一陣陣氣息奄奄天一仰昏死了見一座高廈房廊走出來一老容似官品樣他就道我父親就在此方跌一交醒轉來還在現當是神靈指路徑就在此鄉睜開眼見老翁把我相望憐憫我落難人久離家鄉賜飯食問情由對他

細講可算得救急難恩德不忘頃刻間一梓入攜具而往記年紀審声音
有些相彷彿察顏色窺動靜定然不爽母所言卻相對真果的當不計較是
與非双膝跪上哭一声老父台容訴端詳姓甚名誰賤姓艾名子誠不敢
虛誑你為甚事到這裡來尋父親落了難來到此方你家鄉在何處呢家

居在甯河縣甚麼地名艾鄉村上你父親叫甚麼名諱艾文仲杜氏母一

双爺娘祖籍那裡人氏述家鄉與祖籍戚鄰閭黨我本是背父生父離家

鄉你父親出外做甚麼生意父是個手藝人木工雕匠他又不在本地出

外所為何事為口氣相聞誤疑命亡你是個背父生的又怎麼曉得這

些話是母親對兒所講他與你說又是那年出來的呢乾隆年癸卯歲九

月重陽你父出門多年為何不找今日方來找尋母歿後身長大纔來探

訪到此來見父台人親骨香咳你莫乱認嗎若狐疑就與兒同回家鄉也

不枉父子恩相逢一場二十年磨得我人像猴樣無非是尋父親真是心

腸日這人聽得所訴情由且驚且駭似欲相認自疑在家未有子若得不

認聽其所說事事一毫不差處於兩難不覺相持哭泣艾文仲多有逃避

既來此地二十餘年又改姓名為王文義其子徧訪無跡至此偶爾相遇

真正三生有幸時老翁在旁觀感子誠孝心可嘉共謀歸計而文仲流落

日久自以為負罪而逃官罰難免年至古稀未積銀錢蒙老翁周恤子誠

奔回家中將田宅賣了得銀百餘兩將父接回奉養七年及父歿慎終盡

禮自此以後娶妻所生四子皆勤儉以成巨富此真行孝之美報也

壽昌尊母

昔神宗時有一朱壽昌生母劉氏為嫡母所妒其父將劉氏嫁出遠方是
時壽昌年方七歲及後身為知府每在衙中思想生母流涕不止其妻見
而問曰夫君日夜悲淚是何緣故壽昌告以實情其妻答曰夫君何不命
人找尋母親來至衙中同享榮華為妻也好盡盡孝道壽昌云為夫久有

此心但命人找尋，不如自己找尋為妙。我許久修下，荷王表章內事，交於賢妻執掌。今日就要起程，在此一別。宣尊賢妻細听我來把話談。我今日去尋母，要登陽關，你在家休得要，把夫望欠。我非是慕祿尊，不孝兒男，只徒想身榮貴，名列上官，竟把這二雙親，丟在一邊，也不管他。父母容顏改變，也不管他。父母受盡飢寒，若說道為人子，問寢視膳，竟忘卻載在那禮記一篇，還有那不孝子，徒講貴顯。他父母到死時，未在眼前，細思想你的身，從何出現，枉謂他拜金鑾，還在做官。夫此去兩三年，難以指筭，找不著我的母，誓不回還。妻日尊夫君休得要，淚流滿面為妻的，有句話細听的。端自古道行孝人，蒼天必眷，不久日定要見母親慈顏。但只是在路途風霜磨鍊，願夫君在路旁，早把身安。倘若是一去，母子相見，也不枉我老翁一世為官。白於是夫妻拜別壽昌，帶着跟隨二人，一路之上，邊走邊想。說道我母親四十多年，杳無音信，又向何處去尋。宣朱壽昌在路途自嗟自嘆，想起了我的母，寔在慘然。想先年被嫡母把我嫌賤，我的父听說，言逐出外邊。那時節，兒年紀八歲未滿，無見識，盡孝道，把父阻攔，可憐母一雙眼淚流滿面，辭別父，抱着兒痛哭，難言口口聲哭的是福薄命淺。那情節到於今，尙在眼前。兒雖然做了官，手執朝簡，也不過上致君，下澤黎元。倘若見做官母受苦難，在一邊受凍餓，無吃無穿，豈不是為人子孝道有忝。到後來，怎算得忠孝兩全。自古道積堰水為防乾旱，養兒子為的是送老歸山。若不將我的母找尋回轉，豈不是枉費娘生兒一番。況且娘，奚欠兒必有心，念不孝子，自思量罪惡齊天。白卻說壽昌四處找尋，已自訪了三載，不見母面目，暗想路途之上，來往婦女不少，未必劉氏母親與我錯過了嗎。咳呀為兒跋山涉水，也是要找尋的。宣為母親做知府，我也不願我母親，且不差衙役三班，路途上也不怕風霜磨鍊，三頓飯也不講茶淡醋醃，走過了多和少，峻嶺雲棧，渡過了多和少，大水深潭，走一日過一

日起早睡晚閱一歲經兩歲就是三年這都是些微苦又何足算况我母撫養兒七載纏綿兒竟自把我母尋之不見又不知我的母身在那方無奈何寫招字貼在街面走一處貼一處遠近流傳若有人來報信賞錢百串此是我朱壽昌尋母真言白朱壽昌將招字徧貼也無人來報信一日行至秦川買起香燭當天祝告說道天哪天哪宣朱壽昌跪塵埃祝告上天爲的事我我母來至秦川爲官人暴走路腳把手軟無一日不走路汗涇衣衫青的山綠的水我不去玩一心想着我母親高年又不知母今日何處住站又不知母今日何苦容顏出府來已三載未曾見面未必兒的母與我無緣但願得老天爺把我憐念早使我母子們兩下團圓白壽昌祝畢忽然狂風四起大雨時行見得前面有一旅店卽向前去安身方纔坐下只見一老婦衣裳藍縷身背柴薪獨坐茅簷双眼流淚方欲上前去問那老婦嘆口氣道壽昌兒你可知道爲娘的受這般苦楚麼壽昌聞言大驚卽將扶進店內問其根由方知是生身劉氏母親母子不離拋頭大哭母哭一聲娘的兒珠淚漣漣昌哭一聲兒的娘淚涇衣衫母兒爲何今日裡來在此店昌母爲何背柴薪獨坐茅簷母爲娘的自那日與你分散昌爲兒的想從前情節難甘母皆因是你的父耳躲太軟昌竟把我親生母嫁出作難母娘無日不把兒思想一篇昌兒無日不思娘兩次三番母皆因是母子們時運未現昌因此上兩分離各在一天母幸喜得今日裡到此會面昌這都是天開眼方得遇緣母我見兒帶跟隨兩個大漢昌娘不知兒已曾在朝做官母既做官就該要去把民管昌兒特來尋我母一路回還母虧我兒到此來天遙路遠昌虧我娘在此間受盡飢寒母娘在此還生下兒女兩個昌都有兒接回家共享田園母我的兒果算得孝道周全昌爲人子盡孝道理所當然母惟願兒到後來把官陞顯昌兒的母快收拾早登陽閣講母子哭了一陣店內之人盡皆悲淚斯時母已

宣讀集要 卷二
七旬壽昌即將母所生一男一女一同接回後買田與弟並嫁其妹全無
一点吝惜心伊妻亦在母親面前極盡孝道劉氏享福數年無疾而終神
宗聞其孝還伊原職亦享高壽去世上帝封爲忠孝神至今猶享萬代
香烟世之不認出母者可悟矣

孝虎祠

明末崇禎年間川北達縣一人姓趙名城羽年已七十單生一子打柴營
生一日入山被虎所餐趙老倚門而望直到黃昏不見歸家有同伴李二
狗來家報信趙老聞之昏絕於地半晌方醒不禁放聲大哭宣趙城羽聞
信音昏倒地上這一陣氣杀我又纔還陽想從前苦楚情實在難講夫妻
們年半百無有兒郎每日裡沒奈何左思右想方去在梓潼廟許願燒香
幸蒙得活菩薩洪恩下降未一載生姣兒懼喜異常我見得有了兒寬心
大放我的妻見有兒也慰愁腸怡將他撫養在五歲以上不幸得我的妻
夢入黃梁這也是兒命乖才把母喪拋下我父兒們好不淒涼兒長到十
餘歲頗知孝養一提起他的母淚溼衣裳兒成立父已衰不能健旺全靠
兒打柴賣侍奉茶湯只說是孝順兒必能終養萬不料今日裡虎口而亡
哭一声痛心兒淚如雨降哭一声小姣兒碎裂肝腸枉自我當初裡辛勤
撫養豈知我到今日這樣下場罵一声狼心虎天殺孽障平白地吃我兒
肆意猖狂兒並非吃你的心肝五臟枉自你爲一個獸中之王哭一聲老
天爺你在頭上怎不使我的兒逃脫無常見今死你叫我何處挨傍到不
如隨兒去共入黃梁兒呀兒呀你在那鬼門關等上一等等著我爲父的
一路同行白趙老哭到傷心處便欲撞死墻壁李二狗竭力劝住那晚他
哭了半夜睡不成夢猛想本縣太爺稱爲劉青天他乃一縣之主上與皇
王報効下與黎民伸冤想我年已七十單生一子望他生養死葬今乃被
虎所餐豈不是一件冤枉於是等到黎明一阻赴縣走上二門只見三班

六房冷冷淨淨他走至堂鼓架邊，擎拐杖將堂鼓擊了幾下，太爺立刻升堂，眾役將他扭跪堂下。太爺喝問道：「有何急事，敢擊本縣堂鼓，速速訴來。」
趙城羽跪大堂，珠淚滾滾，尊一声大老爺，細聽分明，念小人名城羽，本是我趙姓自幼兒勤耕種，本分為人，你能够本分為人，就是我的好百姓。我的妻張氏女先父聘定接過門，有九載未見兒生，兒女是請不上門的。夫妻們莫奈何，主意打盡才去在梓潼廟禱告神靈，你求神到底應了未應，多蒙得那菩薩威靈顯應，未一年果得下一個小豚，得了兒子是你誠心所感也就罷了。那知道命運乖，遭家不幸，我的妻得一病，頓喪幽冥，你妻喪命理應再娶也好撫養年輕之子。那時節雖有兒年輕骨嫩，想再娶怎奈我錢無一文，無錢娶妻誰與你撫養兒子呢？老百姓撫孤兒，勤儉苦挣，為兒為女人人皆然，何況于你，身長到十餘歲，頗知孝敬，好衣服好飲食，便奉我身，能知孝順，便是个好兒子。家淡薄，無錢銀度活性命，每日裡在

深山打柴營生，口裏要不做賊，挑柴賣柴，都是買賣，何犯打柴？昨日裡去打柴，被虎傷命，老百姓倚門望，未見回程，他未回家，你怎知被虎所傷呢？有同伴李二狗，他來報信，一聽得不由我駭吊三魂，又何必這般着急呢？醒轉來對蒼天哭了一陣，年七十絕了後身，靠何人？你難道親熬隣近鄰莫有嗎？雖說是有親族，又有鄰近家淡薄，無銀錢，誰來看承？人情冷落世態炎涼，本來可嘆。貧窮漢居鬧市，無人來問，富貴家在深山，也有遠親，無人顧盼，你又如何是好呢？久聞得大老爺為官清正，今日裡特地來乞把冤伸，他是猛獸怎樣與你伸冤？望太爺出緝牌，命差拏定，拏到案，求太爺按律施刑，那猛虎不在王法之內，我又怎樣管得住？漫道說那猛虎管他不定，這黃土也要管三尺多深，枉自若大年紀你橫自古道有橫官，無橫百姓，望太爺發慈悲，格外施恩，老匹夫你與我滾罷，不准大老爺不與我伸冤，削根便撞死法堂上，以赴幽冥。呢呀講

你們看倒做甚麼，還不將他挪住。

嗎白趙城羽我且問你那猛虎吃了你的兒子難道要我償命不成趙老道太爺大恩若將猛虎拏定恩出太爺官見他年紀衰大不忍罵他便問兩旁差役誰敢去拏有捕頭李能酒醉恍惚跪下答曰小人能之即寫票付與李能趙老方才叩謝而去李能回家酒醒懊悔次早將票回稟官怒不許李能請與獵戶同往捕之半月毫無影響連挨三比痛苦難當他妻秦氏頗有聰明說道夫君莫非在衙門害人多了故出此異案謹報於你夫不若齋戒沐浴來日去城隍廟悔過求神或者能結局此案李能應允次日即備香燭去求城隍神哭訴一番宣有李能跪神前痛苦哀告尊一聲城隍爺細听根苗自幼兒跟衙門造惡不少當快頭管全班甚是英豪或紅案或黑案拏票去叫下了鄉定勒索銀子几包我只想衙門人乃是正要誰知道散良心天也不饒半日前出一案古今稀少虎傷人也差票焉敢辭勞帶徒弟數十人滿山去找連數日找不倒中心搖搖無奈何上大堂將票去繳大老介一听得怒上眉稍便罵道捉猛獸爲甚違拗連三比可憐我肉打成糝因此上我纔來神前祝告拏不着那猛獸怎樣開交莫非我在衙門害人多了出此案來譴責善惡昭昭自思想害的人真個不少從今後願悔過不敢奸刁衙門的冤枉錢概不要了存好心行好事報答神曹白李能哭訴已畢城隍神察他出自真心又察趙老之子前世與虎有冤故被所食今見趙老無人奉養又憫李能悔過誠心即命神將將虎驅至廟門外李能出廟驟見大驚心想必是神譴來的待我試他一試遂問道吃趙老之子是你否那虎點頭又問道爾今是來認罪否虎亦點頭李能遂將鉄鍊與他套在頭上帶上公堂太爺喝問道爾是咬趙氏之虎不是虎點頭官說道既是你咬的殺人者填命你知道麼那虎如會意一般只是叩頭流涕那太爺心甚異之遂言道他只一子今被你咬死何人奉養你於今能早晚侍奉甘旨我便饒你虎亦點頭太爺道也罷限

宣言集要 卷二
三
你三日之內如何奉養各自滾罷那虎果叩頭三下而去趙老未免有怨恨之言官卽賞錢五千文與他道那虎已應允了他若不來本縣供養你就是趙老叩頭回家次早忽見一隻死鹿在地上猛虎睡在一旁移時搖尾而去心甚異之托鄰人將鹿場上發賣買些酒肉柴米而回以後常銜獐鹿兔鹿不絕趙老撫摩其背亦承順不動或宿守床下經宿始去未上數年積錢數百串趙老活至八十六歲而終設奠之日虎來臨吊向靈前以頭觸而號泣下如噴珠哭畢奮身撞堦而死親族鄰右觀之皆爲感泣墮淚報於知縣申奏 朝廷命知縣修孝虎祠以旌獎之川北人至今常稱道不衰好揚人善者故錄之以爲世之棄親而不知孝養者勸

勸孝戒淫

四川彭縣有一人名叫趙道父親已故家道甚貧母親李氏守節撫孤把趙道撫養八歲送在宅近周老爺家下做小長年凡遇過年過節有好飲食不敢先吃留倒送回供奉母親每每如此後又幫了三年時端陽佳節趙道見主人滿席的酒肉想起母親一人在家無錢割肉過節甚是不忍光吃點小菜將肉不吃拈了一大碗放於主人盥櫃內待夜下方才送回母親吃的意思及至夜下趙道打開盥櫃一看那裡還有肉竟被貓兒吃了單賸幾塊肉皮子不覺在廚房啼哭連夜飯都不吃周老爺查知因問道你在哭些甚麼寔對我說趙道道周老爺請听放声大哭道宣未曾開言悲声放老介請坐聽端詳你哭些甚麼痛哭不爲別一樣說起此事好慘傷只管說來自從父母把兒養五歲喪父甚淒涼這是我曉得家道貧窮無景况衣食不足把人幫這人也不得笑承蒙看待恩義廣實係重我甚賢良粗言大語還望你們高見些凡吃飲食皆一樣事事件件都叨光客望主好主望客好今逢佳節端陽上滿桌酒席甚堂皇坐在席上心中想畱起不吃奉養娘端在盥櫃去存放緊緊關閉來收藏誰知貓兒那孽

障將肉吃得精打光賸些骨頭全不像怎麼送回奉高堂看來是我無孝
養留點飲食不得嘗諱周老爺說道不要哭明早搗兩升米提塊腊肉回
去奉母就是趙道感恩不已回家與母辦熟双手奉母母曰兒你吃道對
曰我昨日在主人家吃了的于是候母吃了方纔到周老爺家做活連幫
五年見得母親衰弱未敢遠離要回家做個小買賣侍奉母親回家推了
三年豆腐時逢天旱各場禁止宰殺不料母親李氏身染疾病臥床不起
趙道上前問道母親心中還想甚麼吃兒為娘百味不想只要點肉湯
嗑母親請睡代為兒的辦來走出門外心中一想如今現在禁屠縱然有
錢無市如何是好左思右想無可奈何曾想古人割股奉親于是沐浴焚
香禱告天地願割肉奉母對天哭訴哭畢就向左膀割肉一塊鮮血長流
果然人有誠心神有感應灶君默佑即刻血止忙到廚下煮成羹湯跪地
奉母母吃安康心中大喜仍然推豆腐賣一日路上檢了一封銀子用戩

子一稱有一兩六錢重一人傳十傳至四鄉入入都說趙道檢了銀子他
有個姑爺名叫王鳳鳴來在家下說道趙道你檢了銀子你母親年邁可
討一房親好侍奉你母親你出外也好放心道我並未檢銀子他姑爺
說道管你檢未檢銀子我與你做媒後討得劉家之女甚是賢淑周老爺
知道也來送禮劉氏女子來到家中心下一想人人說他家檢了銀子這
家具動用也不像那一夜問夫趙道答道檢銀不檢銀莫亂說其妻就不
敢亂說陰倒翻罈罈罐罐都無銀子一日去毛房解手只見南瓜腳下一
個土堆上面有些浮泥劉氏疑惑就拏鋤頭挖之果是一缸銀子檢回放
妥候丈夫回家告知趙道心中一想就是希奇了因扯一箇謊說道是我
窖的你何必亂挖於今只有買香燭拜謝天地從此家物富足其妻劉氏
一胎生二子長至六歲送至學堂先生不知誰是兄誰是弟因問曰趙大
哥你這兩位少君何兄何弟趙曰生的時節未曾打記號向來未知先生

取名一個叫正富一個叫正貴二子果聰明應試文字俱佳同案進學是年同下科場弟兄同歇店房趙正富一日上街遊玩偶見樓上有一女子貌美那女將言打動正富是個正人君子昂然不動回店恐弟不知此事悞入迷途因叫到兄弟人生在世最难盡者莫過於孝最易犯者莫過於淫你讀書之人務要正大光明品行無虧方有上進時才兄到走馬街見一女子甚是無恥你我一模一樣恐他錯認了切記不可遊玩正貴說小弟知道一日心猿難拴欲要去走馬街果然見一女子當真無恥那女子見是正富來了勾引上樓苟合女子被父母知道一陣棍棒羞愧難當自縊身亡正貴回在店房場期已近二人畢場回店候榜及至發榜正富得中解元正貴落榜無名同歸家中父母見正貴未中辱罵不堪心中帶愧因惡成疾服藥不效自知必死叫得哥哥來同放聲大哭宣二爹娘生弟兄一模一樣六歲上我弟兄同入學堂凡讀書與做文明白曉暢遇考試我弟兄泮水生香因那日去科舉做事混障走馬街損陰障與人成雙也是我一時錯心無主張起淫心上樓去共效鸞皇進場去做文字題不能講及發榜無名字心中慌忙回家來惡成病臥在床上怕的是這一回要見閻王高堂上二爹娘你要孝養貪一時假歡娛悔斷肝腸哭畢氣絕正富未損陰德得會進士後官居尚書之職子孫書香不絕從此案看來百行孝爲先萬惡淫爲首人可不勉哉

和丸報母

金陵城有一個孝子姓王名德昌他母徐氏極有才學那徐氏自到王家來孝翁姑敬丈夫極其賢淑但自幼生來身體卑弱又常多病不上一年身懷六甲方纔四五個月就小產了後又懷孕亦常患病未滿十月遂生產一男即德昌也德昌方包裹上床母忽然得血崩症而暈醫藥罔效一時氣絕既絕片時復活轉來睜目視德昌而哭曰宣見姣兒不由娘珠淚

難忍娘爲兒今日裡就把命傾自從那爲娘的身中有孕幾個月睡不安坐也不甯到今日娘痛得人事不醒陰陽界鬼門關去走一尋生下來兒的身一尺五寸霎時間娘奔死兒就奔生只要兒得生全無災無病我雖然到冥府死也甘心娘不能撫大你是兒薄命娘不能在陽世看你成人叫夫君把我言一一記定等我兒長大了說與兒听白那徐氏活轉來說了這段話忽又血崩人事不醒不上一刻氣絕而死他丈夫買了一付棺木將徐氏安葬歸家想起徐氏說的話只要兒得生他死也甘心就不勝傷慘心如刀割一般又想起妻子爲生此子就把命都丟了只畱得一點根苗不可大意卽忙請個乳母來在家中撫養愛之猶如珍寶那德昌他該當是無娘的兒無災無難易長成人及長到十四五歲知道事了他父親想起徐氏臨終時說的一段話詳細備說與德昌聽那德昌方曉得母死的根由心裡不勝悲痛因號泣大哭曰宣王德昌聞父言心內悽慘想起我生身母心如刀穿我長了十餘歲如夢醒轉今日裡方知道母死根原我只說爲他端母把病染我只說大數到母喪黃泉卻原來母亡故爲兒生產他將我生下地就把命捐母說道兒得生香烟不斷他縱然在冥府死也心甘我所說這句話如刀割胆不由我這一陣珠淚漣漣爲甚麼別人母老猶康健爲甚麼別人母屢享高年只有我王德昌實在命賤生下地方一刻母就歸天常言道產後死魂無收管在陰曹受苦楚都是孤單你叫我寸心內如何安然你叫我劬勞恩怎得報焉白德昌哭了數日也想報母恩無由報答那一日偶然看藥書見說益母丸大有功效能救婦女產難就不惜銀錢多製益母丸施濟眾人鄉中凡有產婦將臨月者都來他家取益母丸並不要人一文錢數年之後救活產婦性命者無數每聞人生產必爲流涕曰我母當日爲生我就把命丟了忽一夜夢一婦人呼他名而告曰宣德昌兒休得要睡迷不醒聽爲娘把這話細對

宣讀集要 卷二
你明我非是含冤婦孤魂入境，就是那生養你徐氏母親，你方生娘就得血崩病症，一霎時心慌亂命，喪幽冥娘，因為產後死身不潔淨，在陰司十數載未得投生，因我兒有孝心，把娘憐憫，因我兒施惻隱和丸濟人，數年來救活人多少性命，陰功大娘故爾今得超生。上皇爺他說我兒有德行。上皇爺憐念你孝心，肫誠使你妻臨盆時百遂百順，又使你生貴子光顯門庭。白他母親來托夢說德昌陰功浩大，如今他得托生去了。後來德昌生一子，果能成名，你看這德昌因母死於產難，他就和丸救濟世間產婦，他母在陰司已得超生，世上有母早亡故者，亦當學德昌為人，方能報得母親鞠勞矣。

孝逆現報

乾隆元年，簡州陳剛推車為業，妻張氏生二子，長名陳宗美，娶妻李氏，娘家淡薄，自幼小媳過來，培費極小，二子名陳宗華，娶妻鄧氏，娘家富足，培匪甚豐一到家來，好吃懶做，刁夫不和，將公公惡死，兄弟分家，輪流供母。一家一年，誰知宗華三年不接，不料宗美合家染病，家業不順，其母病先愈，見一家病重，錢米俱無，只得往宗華家去，將至路頭，看見宗華之門，忽然關閉，老母走至宗華門首，喊門不應，只得訴其苦情，鄧氏將口袋，謊去便閉門，說道：哥哥分家時，有口袋未分，這口袋皆我，老母在門外等候，多時不見應聲，只得走至後門，一喊不覺出來，惡犬兩隻，將老母左足一口咬穿，四牙鮮血長流，其母痛哭不已。宣罵一聲，陳宗華不孝畜生，曾不記為娘的腹中有孕，至三月或四月，頭目皆昏，五六月為娘的手足沒勁，七八月坐不安睡，也不甯，九十月心驚怕，生死未定，十月滿，我姣兒方要臨盆，未生你兩三天，痛死幾陣，你的父在一旁，魂不沾身，香火前許願，心神祖默應，威靈顯，我姣兒方得降生，生下來赤剝剝一尺五寸，沒衣穿，割棕皮包定兒身，或一天沒得米，就打斷頓，借勺米煮點飯，拏與兒吞，我只說

撫大你，把娘孝敬，誰知你聽妻言，要把家分分了家，你弟兄輪流恭敬，爲甚麼兩三年不接老身，你哥哥這幾年家運不順，一家人只病得九死一生，無奈何到你家，要米救命，誰知道兩口子沒得良心，閉倒門，假裝龔全不答應，將口袋哄了去，好不傷心，不發米爲娘的，都不怨恨，爲甚麼放狗來咬我腳筋，可憐我七十多，站立不穩，這一陣痛得我鮮血沖心，哭一聲，老天爺也不答應，到不如撞死了，去見閻君。白哭畢，向石一撞，暈死在地。宗華有二雇工，名白二，周三，在石橋賣米歸來，見後門外睡一叫化婆，已死，報到宗華，宗華開門，見是老母，遂說道：「死了也好，叫白二用樓梯上置木板，將母捆好，抬至哥哥家去，將至牛路，忽听老母哎喲一聲，兒呀，你把我捆倒，則甚？」白二說：「我不是你兒，我是他家請的長年。」老母曰：「可憐我今日粒米未沾，這又如何下台？」白二說：「我今日支錢三百養母，帶回未遇，方來與他趕場，此錢贈你老人家，其母曰：『有勞白二哥，俟兒有錢相還，感恩。』」

不淺，將歸宗美，見母被狗咬得很大哭起來，見母親不由我大放悲聲。

母親呀

在何處，狗咬得鮮血淋漓。

母云

是你二弟家連口袋都拏去了。

美

我教娘不要去，娘不肯信，到於今我一見，駭吊三魂，腿子上還有那狗牙齒印，痛心娘，你到底疼也不疼，轉面來，祝告那虛空神聖，佑我母這傷痕，卽刻安甯，罵一聲：「我二弟，其心何忍，全不念撫育你，鞠勞恩情，是外人，況且你都有憐憫，何況娘，他是你親生母親，爲甚麼要點米，全然不肯，到不如你雇工反贈錢文，怕的是老天爺加你報應，一杵雷打得你尸首不存。」李氏勸道：「夫君，弟兄手足，何必咒他，弟媳不孝，婆婆我們不過苦點好，生把婆婆調治奉養，就是明日鄰近周大娘家接會，來請陳二嫂陪會，李氏請婆婆去，婆不肯去，李氏只得赴會，見有雞肉不吃，拈放一邊，周大娘問李氏云：「與婆包回，周大娘見他有孝心，另包雞腿一個，李氏用紙包好，袱子攜回，誰知袱子一散，雞肉落在尿坑內，李氏急忙檢起，清水洗過心。」

中憂慮此雞肉奉與婆婆惟恐不潔不奉婆婆其心不安只得言明婆婆說道媳婦兒爲婆久想此肉無故殺生是有大罪媳言恐穢食奉親婆婆道這也無嫌只管烹來送奉婆食李氏心常恐懼一日雷声大作李氏心想此雷声大震極恐我不孝雷必打我婆婆在家恐驚駭婆婆不如速走里許至黎樹下被雨心中敬畏忽一雷將黎樹提開樹下一缸白金李氏歸家稟告婆婆同夫運回有三千六百之多宗美由此而富宗華家運忽敗漸漸凋零鄧氏一日至李氏之家問及檢銀來由遂把婆婆強接至家亦等有人相請私自而往見有雞肉包回亦入尿坑中取出與婆食之婆聞穢氣將吐鄧氏云婆婆莫吐完了等媳多少也檢点銀子後聞雷聲甚喜同夫至一大麻柳樹下一雷將宗華夫婦擊死世之爲子媳者要以陳宗美夫婦爲法又以陳宗華夫婦爲戒可也

片念格天

道光二十九年重慶府定遠縣鼓匠鋪有個歐士韜妻陳氏家業貧窮所生二子長名世成弟尙乳哺世成後到十餘歲時士韜亡故陳氏日食難度送世成出外幫人不料世成自父死後不學好人工錢少拏回家陳氏每去要錢常以惡言抵觸回家時打罵兄弟不去討口陳氏無奈日夜紡績自顧穿吃及二十七年世成幫隔房叔爺至腊月二十三陳氏偶得一病不能盤食看看又要過年只得至叔爺家收討工錢時世成在外做活路陳氏上前叫道兒呀你久未回家爲娘這幾日得下一病不能盤食兼之又要過年了拏些錢回好去買米世成所說惡言答道今日也要錢明日也要錢未必光拏養你自己也懶做得光要吃現成那有許多陳氏見兒不肯又到叔爺家說叔爺不忍攜穀一斗背起將要出門世成回家一見就罵道我今也有三十歲了光養你一婆子死不死活不活這個禍害何日得脫陳氏听得双眼吊淚一路哭回家來次子一見叫道媽呀再不

片念格天

回來餓死人了，你看陳氏不聽此言則罷，聽得此言，好似箭穿心中，淚如雨下，叫道：兒呀，你那能知道？宣一見姣兒把娘呼，不由這陣痛心腹，那知為娘今日苦，受盡萬難方得穀，因你哥哥不孝母，細听為娘表當初，自從得他娘辛苦，受了幾多冤與屈，家道貧寒無田土，你父做活把口敷，弄得來時有飯煮，無錢餓得眼睛絲，穿吃先把他來顧，三年乳哺受勞碌，苦苦盤他無別故，望其長大興家屋，到底有個下台路，不枉辛苦把兒育，足足養到年十五，纔送幫人求衣祿，幸得掙錢來幫補，娘方受些淡薄福，不料你父一病故，奴才他就反了目，工錢拏去嫖娼婦，不啻為娘有也無，近到如今還在苦，有兒反來受孤獨。兒呀見你就將眼睛估，一口吞了都不足，一心趕你出門戶，不准與娘共一屋，凡回打死真傷楚，娘在一旁息得苦，這些都能把他怨，可恨今日太很毒，皆因得病心無主，要錢買米檢藥服，誰知奴才心如虎，反出惡言把娘觸，不是叔爺憐我苦，万不能得這些谷。

越思越想越傷楚，大罵奴才天理無，不念兄弟受孤苦，反把為娘一並辱，我今把你忍得住，怕的老天不輪服。白陳氏哭訴傷慘，自不必言，且說世成到二十八年，又幫外婆陳家，時同幫陳家，又有個姓陳的，名叫陳世耀，也在鼓匠鋪住，母親徐氏，前在南部縣袁家，所生世耀一人，父親死，隨母下堂，在陳家，世耀成人，專好頑耍，不尋執業，可憐徐氏朝夕在外幫人，積得谷子六石，去年三月，世耀暗將母的穀子賣了，逃至重慶，徐氏得知，無奈何，只得痛哭而已，世耀耍了幾月，回來又是淨人，至今年又想下重慶，奈無有錢，想道不免到母親家去，收得串把錢，豈不甚好，誰知一去，被母親得知，因罵道：前頭將我穀子賣了，今日又來要錢，你這奴才，全不念母的苦楚，世耀見母親罵，當時惡言答道：你不拏錢，我用前頭就莫養我，既養我又無錢用，未必叫我去偷，徐氏道：原是養兒防老，如今你不養我罷了，還要我來養你，世耀說：世間養兒的有田地，我出世來，未受你一塊田。

地拏那樣來養你，怕你吃不成，你不拏錢我用。後來老了，纔收拾你。徐氏聽着這句話，指着世耀大罵起來。宣罵聲：「奴才太無理說的話兒，把我急，不想將娘命運鄙，一生貧窮，兒女稀，年近三十方生你，當如珍寶甚愛惜，上無兄長，下無弟，只有奴才接後裔，一尺五寸撫養你，費盡千辛與萬力，家無銀錢與田地，自盤穿吃受緊逼，但願成人長身體，全家望你光門楣。不料你父把命喪，娘與奴才受孤凄，因此才到陳家裡，隨娘下堂，不分離。你父未曾看虧你，當如親生還過餘朝夕，撫養無別意，百年歸山靠得的，誰知從小養驕你，不尋正業去頑皮，你父見你不順意，因此不管淡心力，爲娘有錢就拏去，不念在家凍與飢，無奈幫人別家裡，得一文錢汗溼衣，方積穀子六石幾，爲娘留下製老衣，奴才賣了重慶去，惡得爲娘雙脚踏，於今又來使奸計，暗收工錢把我逼，反罵爲娘無志氣，傷心不住淚淋漓。」
小奴才虧你忍心過得意，做事過分把天欺，哭聲天來叫聲地，人生養兒

有何益枉費我十月懷胎長憂

費我三年乳哺受窄逼枉費我兩

帶到定遠地枉費我終身受苦難下席，正所謂烏大各飛去，正所謂積穀難防飢，你到是三朝一七死，也免得撫養到此時，你到是回往袁家去，也免我幫人苦勞力，叫爲娘怎能容得你，叫爲娘怎麼不悲啼。講徐氏將世耀罵了一陣，主人前來勸道：「罵他也是無益，不如與他找個人家去幫人，於是眾人作合，去幫陳家，恰與歐世成一堆來了，兩個都是不孝好淫的，恰好配成一對，時鄰近有個娼妓，二人久已有心，至五月內，有小兒見二人頭上有旗，近看又不見，到六月初五，主人叫去搭棚守豆子，二人暗喜，遂將棚搭在娼妓側邊，以便好去通姦，是夜買些酒菜，拏些柴米，同去鬧娼，不料先有人占了，陳世耀說我等到半夜，他總要走，歐世成候了半夜，回心想道：我母親在家，還未會倒酒菜，與其拏嫖娼，不如拏我母親吃，還盡得點孝心，因對陳世耀說：世耀不依允，歐世成見世耀不允，就自將柴

米送回家來，交與母親仍至棚邊來。二人坐在床邊，忽見一物黑如漆，棚外走了一遍，腥臭難聞。二人心中煩燥，收拾睡了。至夜半忽下大雨，一雷將歐世成驚醒，用手來摸世耀，竟不在了。歐世成知他被雷抓去，量自己亦難免正在張皇，忽然又一雷來，就不知人事了。第二日早晨，主家命人來喊吃飯，只見歐世成在棚外走來走去，因上前問道：「你在走甚？」世成道：「我在找小衣。」那人將棚一看，四根柱只有三根，那一根打如麻絲，抬頭一看小衣在棚上挂起，褲襠燒一個眼，又見陳世耀死在鋪腳，那人方明白，因說道：「歐世成，你莫遭了雷打。」世成听得此言，方才知道，駭得一跌跌地，噤不能言。於是眾人齊來一看，陳世耀背上刻字頗多，不能全認，只有「孝犯淫」四字顯明。歐世成被雷火從臉燒至小腹，頭上刻改過二字，眾人看了，忙請世成母親前來，悔過方才能言。眾人細問，乃得其情，又問緣何不打死你，世成說昏迷之時，見一白頭翁言道：「你與陳世耀同該雷打，若非送柴米看母，一孝格天，早已廢命，回陽急往各場，顯化以彰報應，不然難免雷劈。」從此看來，上天不加罪改過之人，一念之孝，尚可回天，凡今之人，可不自反哉。

孝義善報

乾隆年間四川瀘州納溪縣西門外一人姓江名大川，中年娶少妻周氏，貌美家貧，大川算命生理，自知命中少子星，平生有口德，凡算命年將不利，運限不佳，梟印太重，子息艱難者，勸人廣行善事，犯官符者勸人忍讓一生，無淫行口過，四十八歲上得一子，取名洪興，大川五十二歲病故，是年周氏年三十二歲，苦志守節，舅家強勸改嫁，周氏矢志不從，績麻紡花，送洪興讀書五載，洪興年將十二歲，周氏託表叔將洪興送在城內金玉樓銀匠鋪學徒弟，洪興去在鋪內，果然知事，師傅喜其勤快，一日師傅化銀命洪興扯風箱，洪興見師傅化銀子，用紅銅摻入銀窩中，每見如是洪

興思之母常訓曰爲人不要以假作真此藝必壞良心但一日爲師終身爲父爲徒弟者不敢言師傅之過歸家向母說道兒學銀匠要做花草兒不聰明恐難學會且要有本錢又難請忠心人年歲不豐有幾人打首飾周氏說兒不學銀匠做甚洪興說我歸家來做小買賣亦可遂歸買一提籃賣四時水果及餅子麻糖每日上街走下街安分生理并不貪頑鄰居可生堂藥鋪鄒先生兩老無子洪興常在他家帮忙走東去西鄒先生見洪興勤快常教洪興藥方洪興問止擺子方鄒先生說用胡椒硫磺白芷各一錢共爲細末擺子未發早一時用酒沖服即愈又問止痢疾何方鄒先生說治紅白痢疾用槐花黑姜各五錢煎水服若是水泄用蕉朮一兩車前子五錢煎水服內外諸方所傳者多洪興知方不吝常行方便一日見同街余長子腳爲狗咬洪興憫他是个苦人與他扯藥至山見荆榛一叢恐碍人足將刀割去藤刺用手盡力一扯連根拔下見下面一塊石板將石板啟開腳下有銀一塊畧有三兩多重洪興喜之素欲與母置衣裳今日有了將藥扯回稟告母曰兒聞利人終有益信不誣也兒見余大分狗咬腳痛見他家吃飯人多是他一人找錢他的脚痛他一家人如何得了故與他扯藥拾銀兒學過銀匠此是老銀換得錢六七千與母親縫衣置被母曰兒少本錢做生意不必置衣作本做生意可也洪興將銀換錢與母買大布三疋棉花七斤錢二千零買些小貨針線簪環挖耳等項每在後街住家多處發賣逢男者讓路逢女者絕不看視繼對如花如玉之貌常存若姊若妹之心生意順遂銀錢積多漸漸添貨各色布疋俱齊公平正直并不短尺狹度以偽雜真積有餘錢鄰居黃媒婆來家與洪興做媒作合陳姓之女黃媒婆說陳家收租百餘石女子人才又好年紀相當周氏說事到極好但我居孀之人夫死從子俟洪興回來問過方可次日洪興歸家其母說昨日黃大嬸來家與兒作媒可否洪興說母親古人云

十兩銀子不置衣百兩銀子不安家。母言陳姓家富，洪興說富家子女驕傲，輕慢姑舅尊親。其母又說姑娘貌美，洪興說紅顏女子多薄命，福在醜人邊。母親要兒說親，兒常下鄉賣貨，俟有妥處，兒要稟告方娶。不日洪興下鄉賣貨，行至李家埧，忽聞人喊買布，將担子挑入，扯布畢，聞房中有聲，喊媽買針數口，不要缺鼻殘尖。其母應說女兒呀，娘老眼目不明，各自來擇。女兒說母親常訓之曰：女聲不出於閫，兒恐貨客笑我無有規矩。其母將針買去，洪興一想：我別處賣貨，多少婦女嘻嘻嘎嘎要看欄杆，要翻帶子。此戶人家真有規矩。出來之人禮禮信信，此是有傳授人家。洪興問貴姓，老婦人應曰：姓李，洪興歸家，稟母說道：兒在李家埧賣貨，有李姓人家，有規有矩，堂前潔潔淨淨，有一姑娘，未知接親否。母問好遠，洪興云：只有十餘里。當門有柳樹三株，母親來日更衣，去伊門首扯豬草，至家討茶吃，自必看問明白。不日洪興之母背一背篋，至李家埧，李宅當門田邊上扯

豬草，耳聞宅內有一婦人在喊田裡是那位大姪，扯艸不苦。天氣炎熱，到舍下歇涼。周氏正欲進屋，婦人一喊，即進。周氏想道：果然賢淑，別處人家門口不許人扯。他家請進屋歇氣。婦人問大姪貴姓，周氏恐伊說起曉得，僞言姓王。李大娘即喊媳婦鄧氏有客來了，奉茶出來。片時未見茶出，洪興之母往廚房一望，見廚內鄧氏洗茶杯，拭茶盤，茶壺在鍋中，熱氣沸沸。不時鄧媳捧茶出來，於是婆婆罵道：一杯熱茶，半天纔有。媳婦低聲說道：婆婆時常訓教，說客至熱茶相待，自然光壯門庭。又說入規庭戶，知勤儉。一出茶湯，便見妻老父奔馳無好子。要知母賢看見衣，洪興之母見伊訓媳之語，果有礼法。李大娘又喊長子挑水，說居家之道。窮灶頭富水缸，洪興之母不解此語。遂問李大娘曰：你纔說窮灶頭富水缸，怎講李大娘說窮灶頭，灶頭如窮人之頭一般，無有首飾，食飯後，拭得潔潔淨淨，勿得以盞盞瓢瓢，盞盞在灶上，灶君當敬，以火德為神，居五祀之一。灶有灶頭，灶脚

灶背灶額灶舌腹內之土名爲伏龍肝以全神形所以灶上不許切菜打椒不許牛犬鯁鱔入鍋不許穢物置於灶前你看那牌位上寫司命竈君凡一家之命惟神司管對子又寫的人間司命主天上耳目神凡一切男婦孝敬忍讓將善事奏上天曹故匾額寫的奏善堂若是不孝父母不敬公婆不和弟兄不睦妯娌作賤五谷每月晦日上奏天曹所以灶君比別位神聖最靈若問富水缸家有一缸水夜來心不驚若遇火發水能救之所以韓衛公治家格言云宅內多置水缸固宜富足也洪興之母見李大娘教兒教媳婦如此善教其女定然必好於是問道李大娘有几位兒女李大娘答道只有一兒一女女兒今年十六歲洪興之母又問訪了婆娑否李大娘說東不成西不就洪興之母又問在家否李大娘喊女出來與王大娘見禮洪興之母一見小女容貌醜陋遂說道大姑娘針線必好女兒說道王大娘我母教我自我自剪手帕之類不許繡花草字跡字爲上天所重人間之寶豈有繡在袖袴之上褻瀆聖賢有不知事的在手帕上綉長命富貴金玉滿堂之字洗手抹汗豈有無罪周氏暗想女兒容貌不佳說話知事遂告辭而回洪興歸來其母說道兒你說李家填姑娘我去看來女兒說話在行但容貌不佳洪興說無碍古人云醜婦是吾妻休想美貌的俊秀的惹是非妖嬈的把命催只要他溫良恭儉敬姑嫜但得個賢惠足矣其母說家亦淡薄洪興說好女不穿嫁時衣朱夫子云娶妻求淑女勿計厚匱其母說兒既喜悅仍請黃伯娘作媒一日黃媒婆至李大娘家下做媒李大娘問道媒婆說江洪興常在里中賣布李大娘說子弟可好但夫君未在家中婦人家出嫁從夫不敢自專俟夫歸來商議回信留媒婆午飯畢而歸是夕夫回李大娘說今日黃媒婆來家與大女作媒李大爺問是那家大娘說是賣布的江洪興李大爺說此人無有田產大娘說會選選兒郎不會選選田庄大爺說前何姓大田產人家我都未應

宣讀集要 卷二
五
允大娘說財也大產也大後來子孫禍也大借問此理是如何子孫財多
胆也大天來大事也不怕不怕禍胎家必敗財也少產也少後來子孫禍
也少借問此理是如何子孫財少胆也小些小生產自知保儉使儉用也
過了李大爺說女兒家菜子命肥處一把瘦處一把女是你生的應允就
是過數日黃媒婆來家遂滿口應允約定八月初二日插香媒婆去江洪
興家下道喜約期至期買就禮物作揖插香看期十月二十四日喜酒其
母命洪興買貨置酒洪興曰量体裁衣不必整酒只請諸父諸舅一二席
客就是至期將李氏接來果然賢淑孝順公婆恭敬丈夫固不待言一日
洪興進城遇張老陝請洪興過陝西與他押馬經理行李洪興說有母在
不遠遊俟我回家稟告母親容日回信洪興歸告母曰有張老陝請我過
陝西其母曰男子志在四方且遊必有方獲錢養親也是我兒盡孝處但
幫人與人作事與人周路上好好經理幫人須存請人心方算忠心願主
遂同張老陝不日起程行至數日過一橋張老陝前行已久未見洪興來
近見洪興下馬牽起過橋老陝說道洪興年輕人胆子太小有馬不騎洪
興說掌櫃有所不知我出門時母親有訓我常記着老陝問有甚訓洪興
說記得離家日母親囑咐言逢橋須下馬有路不登船未晚先投宿雞鳴
早着天若能依此語行路免遭凡歇店子將貨物交與店主進房先看
後路恐睡熟時半夜三更強盜火燭起來纔知出路老陝喜洪興知事不
月至家張老陝煮羊肉辦麵食款待洪興洪興一見淚如雨下老陝問是
何故洪興說我出門數月母親在家未知食否老陝說見你一飲一食而
不敢忘母親可謂孝矣你只管食我送你一支羊腿與你母親帶回洪興
斯時正在陝西不題且說洪興之母在家染病苦了李氏湯藥服侍未嘗
少離病久不愈李氏靜夜焚香割股其婆病愈不日洪興歸家見母形容
憔悴盡力藥食補調洪興真是冬溫夏清昏定晨省夫婦齊孝後生一子

取名甲第眉清目秀有了二歲攜至長街遇陳宏順家賞頗好捐的監生能知相法見甲第生得相貌非凡將來必有大貴但賣布之人偏然生得這樣好子我年近五十娶有三妻連女未生一个心常羨慕歸家向妻說道我時在長街得見江洪興一子天庭地廓豐滿五官俱秀將來定主大貴其妻說何不教他寄拜於你宏順說道那又何難次日宏順上街與佃客秦二說江洪興在你鋪內買貨他有一子名甲第生得可愛你可作成寄拜於我次日秦二看見江洪興與說道我作成你一好事洪興問有甚好事秦二說你有一子我作成寄拜陳老爺宏順洪興說不敢扳交秦二說你子寄拜於他他總看照於你何得不可洪興說既是這說也可後又約期二月二十過門宏順預備酒席三個妻子打扮得齊齊整整安頓接親家母過門至期過門江洪興李氏樸素不愛豔粧陳宏順陪親家同坐一席酒已三巡談敘家事宏順向洪興說道親家如何生此好兒洪興說道親家你的家富家富提攜親族歲飢賑濟鄰朋修葺百年崎嶇之路造千萬人來往之橋垂訓以格人非捐貲以成人美或買物而放生或食齋而戒殺施棺槨免屍骸之暴露施茶水解道路之渴煩行時時之方便作種種之陰功求子得子有何難哉宏順說道親家作好事生子這樣甚難若我去年田買多了把客戶接來各加押租錢數十千豈少銀錢作善事洪興說刻薄成家理無久享要作好事待佃戶要從厚道方好宏順說看來作好事要損己利人纔是宏順之妻與洪興之妻也是同桌坐席談道江親家母你親家見你甲第兒生得品格極好故喜寄拜於他但不知親家母如何生得這美貌的兒子洪興之妻說道親家母爲婦人家要勸丈夫多作善事修橋補路刻印善書設立宣講周濟窮人親家母答道哎做好事生兒我把私放利錢收回我們也做洪興之妻問道親家母你那放賬甚麼利錢答道月月加三洪興之妻說道做好事不要放重利宏順之妻

說道大妯現在吃齋念佛他的利錢盡是放的印子錢未見黑利錢洪興之妻答道凡作好事不可放大利大利是孤寡人軍犯放的總要厚道還不起本的讓本還不起利的讓利甚過吃齋念佛話畢席散辭謝歸家陳宏順夫婦自此以後見善必爲凡修橋補路果不惜銀錢善事不少又過三年猶未見生陳宏順私自想道江親家教我行善事生子我也做了這些功果卻未生一子遂邀江親家來舍說道親家說作好事生子未見應驗江洪興說作善事不要求速效如添油愈添愈潤但問太親翁在府上否宏順說道我老頭在大哥處我們分家時母親在二哥家中我只幫錢一百千兩個老人生養死葬我都不管洪興問親家可在老爺爺處常常看問否宏順說我去年拜年都是去了的怎麼未去洪興說文昌帝君警世訓說修橋補路非不是功果非不載功果簿乃是舍本逐末堂上一雙父母方是兩尊活佛孝經云奉行諸善不孝於親不爲至善奉行諸善能孝於親方爲至善父母年老不可分離妻子雖有團圓之樂父母已成別離之悲晝無所伴獨行踽踽涼涼夜不成眠誰爲知寒道冷時而鬱鬱於心時而戚戚於懷爲人子忍其心乎理宜接到家中冬溫夏清昏定晨省木本水源培植豐盛而枝葉暢茂開花結果自然子孫繁衍宏順說道孝父母要如何事法洪興說孝父母也不難一在安其心一在養其身宏順問道如何是安其心洪興說爲子者在家中行好事爲好人不打架不告狀父母上面有老父老母要體父母之心加意孝敬父母下面有小兒小女要體父母之心加意看待使父母在一天寬懷一天至於養父母之身盡我力量儘我家私飢則奉食寒則奉衣殷勤伏侍兩位老人家有事則代勞有疾病則請醫調治這就是養父母之身宏順聽說洪興別後果然將一雙父母接在家中竭力敬奉不一年三個妻妾果然一齊有孕臨盆大房生一女兩個二房各生兒一個後將此女許字江洪興之子爲妻

洪興之子取名江清讀書過目成誦十四歲進學聯科及第後點翰林洪興之母享壽八十六歲無疾而終洪興夫婦俱授誥封正六品頂戴陳宏順生二子成名從此一案看來洪興之母苦志守節而享高壽江洪興夫婦忠實盡孝而享誥封陳宏順改換心田而敦大義不但生子而且成名可謂孝義皆全世人何不以此爲法而共相勉勵乎

